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六

起癸酉漢後主延熙十六年
盡己亥晉武帝咸寧五年

考異

據凡例分詳後主
二字當作帝禪凡

二十七年

十六年

魏嘉平五年
吳建興二年

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

初姜維攻魏西平獲中郎郭循以為左將軍循欲刺帝
不得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為左右所遇事輒不果至

是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歡飲沈醉循刺殺之禕沈
愛不疑待新附太過張嶷嘗與書引岑彭來歙為戒禕

不從故及魏追封循**集覽**漢壽本廣漢葭萌縣地先主
為鄉侯使其子襲爵改漢壽縣屬梓潼郡晉武帝

改晉壽郡今利州是引岑彭來歙為戒先武時岑彭攻
成都公孫述遣人刺之來歙攻蜀將王无於下辨蜀使

人刺**質實**西平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漢壽蜀漢
之縣名屬廣漢郡晉改晉壽縣後魏改興安縣

置晉壽郡及益州梁改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利州
隋初郡廢後改縣曰綿谷州為義成郡唐復為利州又

酉癸

改益昌郡五代時唐改益州宋置寧武軍後置利州路
元為廣元路本朝改為縣屬保寧府張嶷南充人

書法

盜者何降人郭循也麻秋殺苻洪則書故趙將
晉穆帝永和六年循故魏臣也志在復讐則其
書盜何逆順異辭且咎禕也曷為咎之身為漢大將
軍而盜得殺之亦不得不任其咎矣故書曰大將軍

費禕

發明

此郭循也既為左將軍秩亦尊矣何以書盜彼
固盜賊之靡耳循苟欲忠於所事何不死於見
獲之時既受漢爵乃復挾匕首以為姦此正豫子所
謂既已委質為臣而又求殺之是二心者也循之所
為如此不過微利於魏是特穿窬
之下者耳以盜書之夫豈過哉

二月吳諸葛恪擊魏

吳軍還自東興加諸葛恪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
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疲勞固
諫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眾
口昔秦但得關西耳尚并吞六國今以魏比秦土地數

倍以吳蜀比六國不能半也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
兵眾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長又司馬懿墮斃而其子
幼弱專國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是其厄會也若順
眾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
魏之終始而以百姓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
今眾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
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何不開自娛
而數出攻楚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每鑒荆邯之說近
見家叔父陳表未嘗不喟然也眾人皆心以為不可莫
敢復難獨滕胤謂曰君前破彊敵天下震動今猥以勞
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
掠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
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又不聽遂大發州郡二
十萬眾復擊魏以滕胤為都督掌統留事
之說光武建武六年公孫述自帝蜀中荆邯說述起兵
家叔父陳表諸葛亮恪之叔父也陳表謂所陳出師表
質實東興隄名注見延熙
十五年滕胤北海人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

夏四月姜維伐魏圍狄道

維負其才武欲誘諸羗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
而有每欲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與兵不過萬人曰丞
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保國治民謹守社稷
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微倖决成敗於一舉若不如
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遂

質實

狄道縣名注見高后六年

吳師圍魏新城不克

初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可大
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
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
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
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
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
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
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
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救母丘儉等案兵自守以
新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
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
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謂吳人曰今我

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
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城雖陷尚有不欲降

者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
為信吳人聽之特乃夜撤諸屋材柵補其闕為二重明

日謂曰我但有闕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
暑吳軍病者太半死傷塗地恪內惟失計忿形於色將

軍朱異以軍事迂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
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

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哀痛嗟呼而怨讟興矣汝南太守
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讟興矣汝南太守

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
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集覽

新城合肥新城也堅壁昌邑吳楚自敗景帝時吳
王淩楚王戊反周亞夫堅守昌邑不戰吳楚自叛

而去洛門聚名也在水郡冀縣洛一作落家不坐謂
不坐家人之罪柵補編木為營寨曰柵流曳頓仆流謂

流離也曳牽引也頓仆僵仆倒質實一統志云新城在
地也蓋喻其士卒傷病之狀

南一十五里乃三國吳諸葛恪所築以居新附之人
故名新城郭淮陽曲人陳泰穎川人鄧艾棘陽人

冬十月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

恪還建業陳兵入府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民怨眾嫌構恪於吳主亮云欲為變遂與亮謀置酒請恪伏兵殺之以葦席裹尸投之石子岡并夷三族臨淮臧均表請聽故吏收葬從之初恪少育盛名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遜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嶷與之書曰太傅受寄託之重而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即君宜進言於太傅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後東西並舉未為晚也至是果敗○吳群臣共推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有媚峻者言萬機宜在公族乃表峻為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與胤雖內不治而外相包容其

集覽

曹所奏署曹謂選曹也其所聞奏除署者即君謂諸葛瞻也杜甫詩即君玉樹

高注古稱貴人子及身嘗事其父

者曰即君故藩鎮之子亦呼即君

書法

恪罪多矣其以無罪書殺何殺不以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罪一以無罪書

吳殺其南陽王和

和妃張氏恪甥也峻因此賜和死張妃亦自殺其妾何氏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德

謙俊皆賴以全齊王奮聞恪誅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諫奮殺之亦坐廢為庶人

十七年

魏主曹髦正元年

考異

按是年九月司馬師廢其主芳十月立髦此當分注

魏嘉平六年主春二月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

夏侯玄光祿大夫張緝遂廢其后張氏

戊甲

初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其父恢不悅敕使閉門斷
客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時太常夏侯玄有天
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執任居常快張緝以心常
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雖為師所擢用而心常
在玄魏主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詰之不實
告師怒以刀鐸築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鍾視案治云
豐等謀誅大將軍以玄代之緝知其謀遂皆夷三族并
廢張后夏侯霸之入蜀也邀玄與俱不從及司馬懿薨
中領軍許允謂曰無復憂矣玄歎曰此人猶能以通家
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及下獄玄不肯下辭鍾
毓夜為作辭流涕示之玄毓領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
不變舉動自若後允出為鎮北將軍與魏主芳別涕泣
歐欵師諷有司奏其罪徒樂浪道死豐弟翼為兖州刺
史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曰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
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翼思未答妻曰君
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乃止死○初
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智子冲有
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豐俱見畿既退畿
嘆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
子足以繼其業時人以畿為謀及豐死而冲為郡守卒

繼父業○正始中玄及何晏鄧騭俱有盛名欲交傳
嘏不受荀粲怪而問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
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所謂利口
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
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皆將
敗家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嘏又與豐不善謂同志
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集覽**斷徒管反以右父
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家居緝以張后父故不得仕子元司馬師字子上司馬
昭字下辭屈服之辭也孝懿李恢字豐之父君謀郭智
字貴同惡異喜人與**質實**李豐建寧人樂浪郡名注見
已同惡人與已異**質實**武帝元封二年朝鮮在畿杜
陵人東安郡名注見靈帝熹平三年富春傳嘏泥陽人
泰初夏侯玄表字平叔何晏表字玄茂鄧騭表字東市
注見晉元帝
太興元年

書法書臣子廢其右自司馬師始終綱目書
后為臣所廢三魏張后晉賈后羊后

發明豐等書殺而皆不去其官所以正司馬師之罪然
不予其謀誅師者何耶虛名無賞之人非能仗義

有為持足以殺其軀而已何足貴哉此固書法之意也

夏姜維伐魏。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遷之

河內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魏主芳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芳幸平樂觀以臨軍過左右勸因昭辭殺之勤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芳懼不敢發司馬師以太后令召群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褻近倡優不可以承天緒群臣莫敢違乃奏收重綬歸藩于齊立彭城王據芳與太后垂泣而別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文皇帝長孫明皇帝弟于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更召群臣議迎髦於元城髦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師使請重綬迎之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欲以重綬手授之十月髦至玄武館群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群臣又請以法駕迎不聽入洛陽群臣迎拜髦下輿答

拜儀者請曰儀不拜髦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即集覽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後猶繼位百僚皆欣欣焉也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記大傳篇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注別子為祖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為小宗謂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又注見成帝綏和元年奉大宗後儀者禮大宗伯注云儀進之也疏云出接賓曰儀入詔禮曰相古者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儀止車門為句車門謂公車府門也公車府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及徵詣公車者舊乘輿入謂正誤止車門今按止車門乘輿而入車門此舊例也

門則止車而步入唯人君則乘輿入也又見晉安帝義熙五年綱目實實一統志云高貴元城縣後魏析置貴鄉縣屬昌樂郡周於此置魏州隋改置武陽郡唐復置魏州五代唐改為廣晉縣漢改為大名縣宋省入元城縣金於此置屯營元初復置為縣本朝初省後置屬大名府元城縣名注見新莽始建國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漢後漢紀之二十一 元城縣

乙亥

十八年

魏正元二年

春正月

魏揚州都督母丘儉刺史文

書法

書廢其主芳遷之迎高貴鄉公髦
立之易辭也司馬氏之勢成矣

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

初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至
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
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
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
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五六萬眾渡淮
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
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
羽眾瓦解今淮南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
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
行肅又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
決嘏曰淮楚兵動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
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弟昭燕中領軍

留鎮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
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
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
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
迫脇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
前軍既復救基停駐基曰儉等詐謀已露眾心疑沮今
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
之勢也若儉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
更懷離心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
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
閣計足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
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潁水閏月次潁橋基復曰兵
聞拙速未親巧父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行之
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
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
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
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
志儉欽欺誘與之舉事小與持父詐情自露將不戰而
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

路儉欽進不得闔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將士
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
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可知
為其子奮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艾欽及其未定擊之
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之奮率壯士先至鼓譟軍
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眾知之奮被皆破欽失期
不應會明奮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奮以匹馬拒追騎
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
從師行知師日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
乞為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
數日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
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出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
進至橐臯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
縣人就殺之傳首京師詔夷儉三族以諸葛誕為鎮東
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吳軍亦還儉孫女適劉氏當
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已產育
則成他家之母殺之不足懲亂源而傷孝子之恩且男
不遇罪於他族而女嬰戮於二門非所以矜女弱均法
之制也臣以為在室之女魏朝從之遂著為令既醮
集覽 項今

陳州

項城瘡創瘡力救反赤瘡腫病也創讀曰瘡亞夫之長
策注見前年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南頓有大印閣南
頓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即閣倉教之異名也先人有
奪人之心左傳文也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次潁橋次
者兵舍止之名何休曰次有候也潁倚謹反水出潁川
陽城縣少室山東入潁即汝南潁縣有橋在馬安風
東漢竇融傳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
豐侯是知安豐安風皆漢縣名也魏陞安豐縣為郡安
風縣廢壽春注見秦王政六年譙宋譙春秋為東國之
焦邑秦為譙縣屬沛今亳州是也宋周武王封微子於
宋即今州地漢改梁國隋置宋州今歸德府是括地志
云宋州城本漢睢陽縣也宋城縣在州南橐臯春秋哀
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服虔曰橐臯地名杜預曰在淮
南遂道縣東南橐臯章夜反一音託今橐臯或作拓索隱曰
橐臯縣名在壽春括地志云橐臯故城在廬州巢縣西
北五十六里案巢縣今隸無為軍嬰戮猶言被誅也既
醮之婦醮冠娶祭名既醮已嫁也禮凡初昏壻盛服主
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壻出乘馬至女家俟
于次女家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壻出乘馬
命之登車記昏義注酌而無酬酢曰醮質實 邪陽都人

質實

邪陽都人

一統志云項漢之縣名屬河南郡晉屬陳國復屬梁國
東魏置北揚州及秣陵縣北齊信州後周陳州皆治此
隋始改為項城縣屬陳州宋屬淮寧府金仍屬陳州元
初省入商水縣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王肅
東海郊人朗之子鍾會穎川人繇之子王基曲陽人譙
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五年宋古邑名周封微子於此
為宋國秦為碭郡地漢為睢陽縣屬梁國隋置宋州改
縣曰宋城大業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為宋州後為睢陽
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為南京應天府
治宋城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本
朝降為州以睢陽縣省入改屬開封府汝陽漢之縣名
屬汝南郡即周之沈國地劉宋屬汝陽郡隋初屬豫州
尋改為潁水縣屬陳州又析上蔡縣地別置汝陽縣省
潁水入馬即今縣也唐為蔡州治金仍舊元省平輿入
馬本朝因之為汝寧府治所仍屬馬彙臯地名在廬
州府巢縣東北二十里左傳哀公會吳侯即此慎縣漢
初所置屬汝南郡晉屬汝陰郡後省之故城在鳳
陽府潁上縣西北揚州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

書法

將襲壽春欽既攻師敗退聞峻至彙臯遽詣峻

降則以惡師也書奔吳何為欽諱也諱

發明

司馬師既廢其主罪名暴白儉欽討之雖敗而

所以予之耳陳壽志魏乃以反書之今司馬氏反魏者
魏為主故於討操之人以反書之今司馬氏反魏者
也壽既主魏乃復於為魏討賊之人名以反逆何哉
若壽者知有強弱而不知有逆順可謂逆賊之忠臣
矣不有君子止色書之則儉欽輩真反者耳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二月師弟昭自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考異 提要無二月師三字

師疾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統諸軍而卒
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魏主髦詔敕尚書傳嘏
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
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發還屯洛水南詔以
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
戒之曰子志大其量狹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

質實

許昌縣名注見後主建興十一年洛水注見高后三年

秋七月吳孫峻殺朱公主

吳將軍孫儀等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千人全公主譖朱公主云與同謀峻遂殺之

質實

按三國志云全

書法

於是孫儀謀殺孫峻不克死不書畧之也而用譖殺先君之女其罪大矣故書殺罪之

八月姜維伐魏敗其兵於洮西遂圍狄道不克而還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抱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眾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也泰曰維輕兵深入不如據險自保觀翼待敵此計之利

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檄陽積穀之實招納羗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而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封上之事繁而擾動天下也恐

集覽

洮西洮水之西也洮水注見延

質實

抱罕縣名注見靈帝

冬吳始作太廟

書法

前書魏始建社稷宗廟志借始也此其書始何

太廟特書曰始所以志其慢也綱目宗廟書始三書初一丁巳年北漢主

子丙

十九年

魏甘露元年

吳太平元年

春正月以姜維為大將軍。夏四月

魏司馬昭始服袞冕赤鳥

質實

袞冕注見平帝元始五年赤鳥注見獻帝建安十八

年。魏主髦視學

初魏主髦宴群臣於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至是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及鍾會等講宴於東堂特加禮異魏主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

每有集會輒馳而至望孚之子也

質實

司馬孚河內人王沈晉陽

秋七月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

集覽

敗績左傳莊十一年大崩

曰敗績注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姜維自狄道還駐鍾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

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三四也狄道隴西南安初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羗穀若趣初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初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死

質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南安郡名注見建興六年

書法

不書鄧艾敗之尊漢也

八月魏司馬昭自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書法

效操而未盡敢者也然奏事不名與贊拜不名則有間矣終綱目奏事不名一書而已書假黃

鉞始此終綱目書假黃鉞七加黃鉞四詳晉惠帝永熙元年

○吳孫峻卒以其從弟緄為侍中輔政

書法

孫峻何罪峻也吳臣卒無不書官者惟呂蒙孫峻不書削之也

○吳大司馬呂岱卒

始岱親近徐原慷慨有才志岱賜以巾構與共言論後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好直言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
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復於何所聞過
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
乎卒年九十

集覽

巾構巾首服也構古侯反單衣也案單衣
即中單實錄曰古者朝燕之服有中單宋

文帝令雷次宗以巾構侍講賈
德淵貴重之也徐源字德淵

質實

呂岱廣
陵人

冬十月吳孫綝殺大司馬滕胤將軍呂據

吳車騎將軍呂據在江都聞孫綝輔政大怒表薦滕胤
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出武昌未行據引兵還
約胤共廢綝胤遣從兄憲將兵逆據而使人趣胤行胤
懼勸兵自衛胤表胤反發兵攻圍之或勸胤曰引兵至
蒼龍門將士必委胤就公矣時夜已半胤時與據期又
難舉兵向宮比曉據不至胤兵大會殺胤夷三族或勸
據奔魏據曰吾耻
為叛臣遂自殺

質實

江都縣名注見獻帝興平元
年武昌郡名注見建興七年

書法

胤據亦孫儀耳則何以書胤
國賊非峻比也故書殺罪之

魏以盧毓為司空

魏以盧毓為司空毓固讓司隸校尉王祥詔不許祥至
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
見祥被篋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
長娶妻母虐使祥覽妻亦趨之母為少止祥漸有時
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先嘗母懼遂止漢末遭亂隱居三
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
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
之康實賴王祥之功

集覽

隱曰沂水出東海故曰海沂沂
為句母之壽終也海沂索

質實

盧毓涿郡人植之子王祥
琅邪臨沂人

吳孫綝殺將軍王惇

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惇與
峻從弟憲謀殺之事泄皆死

書法

於憲弟也網目之意微矣是故孫憲弟也謀誅
作亂存勗殺之則不書殺憲而止書殺悖李克寧叔也謀
重之權
衡也

丑丁

二十年魏甘露二年夏四月吳主亮始親政

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料兵子
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
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
長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
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
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曰黃
鼠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亮令破
鼠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外俱
濕今外濕裏燥必黃門所
為也詰之果服左右驚悚

書法

始親政何峻專也終綱目書始親政六是年宋
乙丑年文帝丁未年魏弘齊辛未年魏弘陳已

集覽

特制事皆經省
而特詔制也

卯年周毓壬辰年周
皆或專之者也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六月昭奉其主髦攻

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

考異

提要奉
作以

誕素與夏侯玄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母丘儉相繼誅滅
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賑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養輕俠
數千人為死士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
勞四征且觀其志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
賢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
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
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
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充達
之子也詔以誕為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歛屯田
兵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
守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親至吳稱臣請救司馬昭奉
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等與之
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將軍
王基陳騫圍壽春圍未合懌等將衆因山乘險突入城

昭救基欽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為欽外勢詔基轉據北山基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報聽於是四面合圍壘甚峻擊欽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綝大發卒出也護里復遣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眾自戮名將吳人咸怨昭乃縱反間言吳救不至蔣班焦彞誕謀不能久誕益寬恣食俄而乏糧外救不至蔣班焦彞誕謀不能久誕益寬恣死無為也誕不聽欲殺之班彞踰城出降全懌兄子輝等不得罪於吳奔魏司馬昭作輝書告懌等說吳中怒懌帥其眾集覽輕俠輕去聲小持重也俠之言挾以權力出降

質實 賈充襄陵人陳騫東陽人矯之子

書法 於誕不就徵殺揚州刺史欽兵自守耳書起兵討何予之也曷為予之誕嘗有死難之語近

於身狗國者綱目於此不書魏主髦自將書奉其主髦則非髦意而制於昭也明矣故止書攻凡書奉其主云者皆不出於其主者也終綱目書奉其主奉帝四是年晉惠帝太安二年再書求興元年

發明 考之分注誕非純於起義者特迫於內不自安耳然綱目書起兵書討昭畧無貶詞昭既奉主而行分注曰討而綱目止書曰攻豈自相矛盾哉分注備前史之言而綱目出於特筆故所書如此當是之時司馬昭協制其君前書自為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綬則是篡勢已成於發放之後矣天下之人有能奮臂倡義皆君子之所予不遑恤其他故夫急於討賊則凡心跡之純駁人品之高下事業之成敗皆置不論直欲誅篡逆之人而後已昭雖挾主為重然皆命在其手豈得謂之奉辭伐叛此義苟行則如昭等皆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後世亦不可以名欺矣故曰綱目脩而亂臣賊子懼

姜維伐魏

姜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時長城積穀多而守兵少魏都督司馬望及鄧

艾進濠之以拒維維數挑戰不應是時維數出兵蜀人
愁苦譙周作仇國論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彊者
其術何如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
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
民以少取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
項疆漢弱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
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商
周之際三侯世尊君臣久固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
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伏劔鞭馬取天下乎及秦罷侯
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
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
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
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危
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
利移目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
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
黷征不幸遇難雖有**集覽**秦川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
智者將不能謀之矣長城即方城也楚之北境括
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左傳屈完對齊侯曰
楚國方城以為城杜預曰方城在南陽葉縣之境山自

寅戊

景耀元年

魏甘露三年吳景

考異

按是年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十月立景帝此

當分注吳太平三年春二月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

景帝孫休永安元年

文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

恨遂殺欽固欽子騫踰城自歸於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

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
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
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為將軍賜爵閔侯城中皆喜昭
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
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

北陽連百里號曰方城亦曰長城鴻溝注見漢王劉邦
四年疾搏疾急也搏音博手擊也數跌數頻也跌音迭

差跌也審發記射義曰持弓矢審固**質實**駱谷關名注
則射中矣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右發

一統志云方城山名在南陽府裕州東北四十里左傳
楚屈完對齊桓公曰方城以為城即此今竹山縣亦有

方城山然杜預註云山在兼縣
南則此山是譙周巴西安漢人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大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昭初圍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屈若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昭欲遣諸軍因擊擊吳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以圍新城衆死大半姜維因兆西之利輕兵深入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脩備設慮之時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時鍾會謀畫居多昭

集覽

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姜維引兵還

維聞諸葛誕死而還

書法

則斯師也徒乘人之危而已矣故書譏之

夏五月魏司馬昭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

書法

懿嘗辭九錫矣止書不受此其書復何昭自加之復自辭之詐已甚矣上書自爲下書復辭後

書始不受所以深誅其心也故自是昭復三命三讓皆削之

宋之初一轍也

發明

世變日下姦偽日勝自操丕篡漢務爲虛詞以惑世至司馬氏又益甚之今昭既自爲相國封

晉公加九錫矣又復辭而不受果何意哉亂臣賊子將以文欺天下綱目盡發其姦正色書之然後手足

失墜如見其肺肝矣

○秋八月魏主髦養老乞言於太學

集覽 養老乞言 注見明帝永平二年

禮養老

以王祥為三老

質實

三老五更 注見明帝永平二年

書法

養老乞言盛典也髦能行之然亦無救於亂矣

名魏主宏陳癸未年周主邕惟髦非美辭

九月吳孫綝廢其主亮為會稽王冬十月迎立琅邪王休

休以綝為丞相封兄子皓為烏程侯

孫綝以其主亮親政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使弟據入宿衛恩幹闇分屯諸營以自固亮惡之陰與全公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尚為衛將軍亮使尚子紀語尚嚴整兵馬孤當率宿衛臨橋且曰勿令卿母知女人不曉大事且綝姊也邂逅溺世設孤非小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襲尚執之殺劉

承比明遂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近臣共牽止之不得

出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亮為會稽王以其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遂迎琅邪王休

於會稽遣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殺全尚遷全公主於豫章綝以休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

怖唯唯選曹即虞汜曰明公擅廢立之威誠欲上安宗廟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竊恐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

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憚而止十月休至群臣奉上璽符三讓乃受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綝稱草莽臣請闕

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休慰諭之以為丞相荆州牧○先是丹陽守李衡數以事侵休其妻習氏諫之不

聽休上書得從會稽至是衡謂妻曰以不用卿言至此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可自

詣欲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當逆不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以**集覽**恩幹闇孫

帶鞬鞬君言反所謂橐鞬也禮李記馬上曰鞬鞬建也弓矢並建立其中也草莽臣草莽猶言草茅也注見順

帝永和三年蔡戟注
見宣帝甘露三年瑯琊指吳主休而言
年李衡武陵人瑯琊指吳主休而言
烏程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三年

十二月吳孫綝伏誅

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非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休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或告綝反休執付綝殺之由是益懼求出屯武昌休許之凡所請求無一違者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衛士又告綝反休將討之密問於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不可卒制可因臘會誘陞兵以誅之十二月臘會綝稱疾休強起之不得已而入奉布目左右縛而斬之以其首令衆諸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入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印綬斷而埋之改葬諸葛恪及胤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有乞為恪立碑者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寄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注見平帝元始五年臘日
放仗放棄之也仗兵器也

詔漢中兵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初昭烈定漢中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其後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制不若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閉頭鎮守以捍之敵攻閉不克千里運糧自聽敵入平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詔督漢中胡濟却屯漢壽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城

覽聽敵入平聽從
實實漢樂二城注見建興七年

二年魏甘露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井中

魏甘露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魏寧陵井中

先是魏地井中屢有龍見群臣以為吉祥魏主髦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

卯巳

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

質實寧陵

作潛龍詩以自諷
司馬昭見而惡之

發明

龍見井中戲以之改元而髦以之自諷亦足以
現二人之識趣矣戲雖克終于位而髦則不免

成濟之禍後世以龍
見為祥者可以觀矣

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為尚書令諸葛瞻為僕射

督贊

諸葛

瞻琅邪陽都人

祗以巧佞有寵姜維雖位在
祗上而多處外權任不及祗

書法

漢蜀諸臣無不具官卒者惟陳祗
不書罪之也漢之亂陳祗為之

庚辰

三年

魏元帝曹奐景元三年

考異

接魏主髦是年五月被弒六
月元帝立此當分注魏甘露

五年元帝曹芳正月朔日食○夏五月魏司馬昭弒其主
奐景元元年

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
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

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
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

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寡
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

邪禍殆不測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
死何懼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告昭呼

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
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髦自用劍眾

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
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

前刺髦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掾奔往
挑之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

群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顛召
之泰曰論者以泰方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逼之乃入

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
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

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顛或之子也
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

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
以此身命何限之有是法未及日桂矣之哀慟一而
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太傅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命猶言並死言以此而質實荀顛頴川頴陰人玄伯陳
與其主並死夫復何恨

初縣名屬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晉置博陵郡唐又置深州
陵郡治隋置深州後省州以縣屬博陵郡

五代宋金皆因之元改曰南平州中統初為安平縣改
屬晉州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向雄河內山陽人

書法 其姦黨衆矣於是經以不俱報昭被殺耳綱目
特書死之以見舉朝皆姦黨也終綱目書死之五十

五詳孺子嬰居攝元年君弒而死之者五王經也庚
珉王雋也辛實也顏

見遠也宋令詢也

發明 曹髦之殞本以輕舉無謀而見及况唱逆者賈
充而抽刀者成濟今但歸獄於昭畧不他及何

哉趙穿親率挑園之難而春秋正色書看况昭又操
國命特借成濟之手而已雖葬以王禮夷濟三族天

下豈可以文欺哉若移以誅昭則君弒賊討始可以
成禮葬矣王經始諫其主終罹其禍死得其所宜乎

綱目以全節予之也

六月魏主奐立

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質實常道鄉古邑
公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年十五矣

道縣屬燕國後屬渤海郡尋廢
之故城在順天府東安縣西北

書法 於是昭迎立奐不書迎立何罪奐也國君新弒
奐立不討賊則與平時奚辨矣故以恒辭書之

然則魏主濬曷為書濬立來壬辰年
濬嫡孫也立而討賊則無嫌乎立矣

吳作浦里塘

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群臣皆以為難唯將軍
濮陽興力主之功費不可勝數士卒多死民大愁怨

覽 濮陽興濮陽質實陳留人

吳會稽王亮自殺

會稽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王
禱祠有惡言吳主遂黜亮為候官侯亮自殺
注見和帝永元元年一統志云候官漢舊縣名元鼎中
立候官都尉屬會稽郡漢末為東候官縣晉屬晉安郡
隋省入閩縣唐武德中復置此縣元和初復省入閩縣
尋復置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福州府
徒歌曰謠言亦作各

冬魏以王沈為豫州刺史

沈初到下教曰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給穀
五百斛言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廩
褚碧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
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奉苟言不合宜
不加賞則遠聽者又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
用因謂設而不行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沈曰興益於上
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碧曰堯舜周公
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水炭不言而冷

巳辛

四年魏景元二年春三月魏遣兵迎吳降將未行而罷

魏襄陽太守胡烈言吳將鄧由等十八屯同謀歸化遣
使送質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基遣司馬
昭書言由等疑狀且曰夷陵東西道皆險陁竹木叢
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此事之危者嘉平以來累有內
難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
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昭從之既而由等果不降
集覽 沮水沮千餘反枯地志云嶓冢山水始出山沮如
因名沮水又云沮水一名川水源出雍州富平縣

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水炭之自然
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其不然雖懸重賞忠言
未可致也 集覽 廉虛今反碧力灼反拘介之士拘執守
沈乃止 非立功之實也顏師古曰自拘束而繫其身者
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顏師古曰自拘束而繫其身者
即隱逸之人也貪昧之人漢書苟昧於權利顏師古曰
苟昧貪也興益本傳作立德受分分扶問反定 質實 九張
分也 諤諤之言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蹇諤之節 質實 九張
詔曰曹魏置豫州刺史治譙縣領
穎川汝南沛郡梁國魯國五郡

東入櫟陽縣漢高於櫟陽置萬年縣案地理志萬年南有涇渭北有小河即沮水也章懷曰沮水出武都郡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夷

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

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帝弟甘陵王永懼皓皓諧之使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

集覽

謂竈突窻決破也

質實

郤正河南偃師人甘陵國名注見安帝建

鮮卑索頭貢質于魏

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

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愧氏分統部眾為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居

質

索頭鮮卑別部也姓拓拔氏其俗以索辨髮因

集覽

號索頭可汗音榼寒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

單于也毛可汗名後追尊成皇帝推寅可汗名後追尊

帝名

定襄古并州之域秦為太原郡地隋改併州有定

新興

質實定襄縣名注見武帝元朔六年一統志云盛

書法

索頭始見綱目

此号盛樂唐置振武軍遼為振武縣西北七里有黑沙磧在焉故城在大同府西北

五年

魏景元三年秋八月吳立子寧為太子

集覽

寧史昭

吳錄載休詔曰太子名寧字商寧音如湖水穹澳之響商音如迄今之迄○冬十月姜維伐魏

兆陽不克

初維將出軍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自存維遂

伐魏攻兆陽鄧艾與戰於洸和破之時黃皓用事與右大將軍閣宇親善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姦

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諫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遜辭

而帝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返

自兆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蜀零陵郡括地志云故城在今零陵湘源縣西

北兆音滔沓中金城郡河關縣之西南羗地

志云兆陽漢之縣名屬零陵郡隋廢

之故城在桂林府全州北三十五里

書法 亮之伐魏也六伐六書其官維於是亦六伐矣

皆不書官何罪維也不量力而數動民綱目固

不得而

予之

發明 姜維屢舉伐魏進寸退尺而用兵不已當時智

識之士如譙周廖化輩皆為之隱憂然綱目書

之初無貶詞何也用兵以討讐賊固非貪忿私慾之

舉若置國賊而不問雖可苟安猶為深耻明乎此則

吳以濮陽興為丞相

初吳主休在會稽興為太守遇之厚而張布嘗為左右

督將及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闕軍國以

伎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休喜讀書欲與祭酒韋昭博

士盛冲講論布以昭冲切直恐入侍言已過固諫止之

休曰孤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其道臣

下姦慝故不欲令人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

等然後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休曰王務學

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休恐布疑懼卒廢講業不使

昭等

質實

韋昭雲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康文辭世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脊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何曾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汚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伶尤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聞康名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街之濤為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異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欲助母丘儉與安皆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

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集覽

任俠注見武帝元朔二年毀瘠骨立毀瘠瘠瘦而至

於骨立哀痛之甚故也

荷鍾

荷上聲負也鍾側洽反鑿也放達注見晉成帝咸和元年箕踞而鍛箕踞散坐伸

兩足以手案膝其形如箕也

錐

錐小洽徐氏曰推之而已不消故曰小洽晉書注稽康善鍊錐

其先本上虞人姓奚以避怨徙譙家于錕之稽山因命氏焉

阮籍

陳留尉氏人瑀之子山濤河內懷人向秀同

上郡人王戎琅邪人沂人祥之姪劉伶沛國人何曾陽

夏人

四裔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裔衣裾也

徐廣曰裾衣邊也故謂之四裔

華夏

郡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魏司馬昭惠姜維數北伐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遂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力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

勢水陸並進此城號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為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軍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群臣莫知

覽 官騎路遺官騎官名也路遺姓名也滅魏取虞春秋倍二年晉假道於虞以伐魏

館於虞以伐魏滅之師還 **質實** 荀勗在成川人爽之曾孫陽

五十里陰平縣名 **質實** 安閑在成川人爽之曾孫陽

未癸 炎興元年 魏景元四年吳永安六年。是歲漢亡。 **考異** 提要無分注是春詔

立故丞相亮廟於沔陽

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許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至是校尉習隆等請近其墓立

一廟於沔陽以時賜祭其故臣吏欲奉祠 **質實** 一統志

亮墓在漢中府沔縣東南八里沔陽縣名注見建興七年 **質實** 一統志

書法 唐玄宗天寶四載李勣武功臣書立廟二是在

夏五月吳交趾殺其太守以降魏

吳交趾太守孫資貪暴會吳主遣使至郡又擅調孔雀

三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役遂作亂郡吏呂興殺資及使

人而請吏於魏九真日南皆應魏 **集覽** 阮真在嶺南漢

以興為將軍都督尋為其下所殺 **質實** 禽廣益諸州所產

南越以其地為九郡九真其一 **質實** 格物論云孔雀文

也案九真本水名因以名郡 **質實** 禽廣益諸州所產

三四五月尺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五年始成初春而生

叢篁幽隱處向過急斷其尾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

矣交趾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九真郡名注同

年日南郡名注見 **武帝元鼎六年**

秋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佺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劔閣

魏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人分鎮西軍司會過幽州刺史戎以問計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曰軍事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八月軍發洛陽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遣廖化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敕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會平行至漢中使兵圍二城徑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口守將傅佺拒守其下將舒率衆迎降穀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遣兵驅而前大得藏庫積穀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遣兵驅而前大得其口大戰維敗走還至陰平合兵守劔閣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遇化翼既等合兵守劔閣欲赴關城聞

集覽

諸羌之地有甘松嶺韻會注本河關之西南羌地唐置松州以地產甘松因名焉武街街本作階雍梁之域古西戎地戰國時白馬氏因居焉漢代置武都郡西魏立武階郡尋改武州唐置行州又更名階州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平行安然而行也陰平今文州是漢武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晉為陰平郡括地志云鄧艾所出古陰平道在今文州漢陰平也其地與江油為鄰又非隆慶府陰平縣也同谷志云秦蜀出入之道三國漢以為邊陲要阨諸葛亮定之因為西蜀之防劔閣在利州綿谷葭萌二縣諸葛亮相蜀於此立劔門縣寰宇記云以劔山至此有隘東之路故曰劔閣石架空為飛閣道以通行路故曰劔閣圖經云大劔門鑿在劔門縣又有小劔山在其西北三十里連山險絕飛閣通劔故名劔閣道至宋以劔門縣隸關中紹興以來劔門關亦列在利道實實

實實

狄道

甘松

古氏

高后

六年

西漢

州路十郡之數志云甘松古氏羌之地名西漢始置護羌校尉屬河關郡晉屬汶山郡宋齊因之後周置龍涸郡及扶州治嘉城縣隋郡廢以其地屬汶山同都督二郡唐初於嘉城置松州以其地廣德初陷於吐

蕃至元時始內附本朝初置松潘衛後改松潘等處
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道初置松潘衛後改松潘等處
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衛安邑人劉寔平原人陰平道名
漢開西南夷置文州隋廢為縣屬武都郡唐復置文州天
差所據始置文州隋廢為縣屬武都郡唐復置文州天
寶初改陰平郡乾元初復為文州屬隴右道宋建炎以
來屬利州路元屬鞏昌路本朝改為文縣守禦軍民
千戶所隸陝西都司劔閣在保寧府劔州北三十里兩
崖峻拔鑿石架閣而為棧道連山絕險故謂之劔閣秦
司馬錯由
此道伐蜀

書法

還守劔閣何著退屯漢壽
之失也漢之滅姜維為之

冬十月吳人來援

遣使告急於吳使吳將軍丁奉
向壽春丁封孫異向沔中救漢

發明

急書人微之也書來援緩詞也是時漢有倒垂之
意則當遣將帥師鼓

行而進如救焚拯溺猶恐弗及今乃僅命丁奉輩向
壽春向沔中而已是果何益於事哉此所以不書救
而書援而又書人微之也雖然吳人為
義不力行亦自及魏亡虞舉可勝惜哉吁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初昭累辭進位爵賜至是蜀捷交至詔復授之昭乃受
命辟魏舒為相國參軍舒少時遜鈍質朴不為鄉親所
重從叔父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嘆曰舒
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厲之事
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
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
勸令不就高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
竊不就之遇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
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
等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為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
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
才有如此射矣及為參軍府朝碎務未嘗是非至於廢
興大事眾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
之多出眾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集覽

水碓碓春也廣
雅曰碓碓也通

俗文云水確曰轆車杜預作連機確孔融論曰水確之
巧勝於聖人之斷木掘地皎厲正義曰皎循矯也厲猶
矣也上計椽上計者上計謂奉使也椽官屬也凡郡國每
歲盡遣吏詣京師上計謂奉使也椽官屬也凡郡國每
足朋輩也凡射者分為兩朋以舒人均敵以正誤皎厲今
較勝負偶遇其朋乏一人遂以舒補數按皎顯
白也厲嚴峻之行不足言之賢質實魏舒任城人太原郡名
不為矯矣之行不足言之賢質實魏舒任城人太原郡名

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

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趨成都緒以西行
非本認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懼不
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
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
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劔閣西百里去
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
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
人之地七百里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
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糧自裹轉而下將士皆攀木
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

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
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艾以

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為琅邪王瞻斬其使列陳以待艾
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

皓使敗國殄民用生集覽江油本廣漢郡剛氏道地三

何為策馬冒陳而死集覽江油本廣漢郡剛氏道地三

立龍州今龍州有江油縣奇兵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

方軌軌車轍也方軌言並軌而進也爾雅云方舟者併

兩舟則此軌亦兩也長驅謂無質實一統志云江油漢

禦之者顏師古曰猶言直進也質實之縣名屬廣漢郡

本秦氐羗之地晉因之改屬陰平郡西魏置龍州後周

又置江油郡俱治江油縣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州

為平武郡唐改龍門州天寶初改江油郡乾元初復為
龍州宋改郡唐改龍門州天寶初改江油郡乾元初復為
本朝省州入縣改屬保寧府涪漢之縣名屬廣漢郡蜀
漢屬梓潼郡晉以後屬梓潼郡涪漢之縣名屬廣漢郡蜀
西置潼州隋初改巴西郡乾元初復為綿州宋仍舊元初屬
州天寶初改巴西郡乾元初復為綿州宋仍舊元初屬
成都路後以魏城縣省入潼川路本朝因之改屬成
都府綿竹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德陽縣名注見

獻帝建安十九年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地帝使群臣會議或勸奔吳或勸入南中譙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奔南當早為計今大敵已近群心無所供給猶數反叛今日其變不測就服南遠夷平常無所供給猶數反叛今日其變不測就服御怒損諸夷其叛必矣乃遣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柰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帝別救姜維使降鍾會又送士四萬人於艾至成都城此帝率群臣面縛與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檮延見禁將士無得虜掠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帝以下官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以威免維等及諸郡縣圍守得救仗詰會降將士

集覽

調度賦調用度也南中諸葛亮本傳曰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七郡謂犍為梓潼越嶲益州武都沈黎汶山也高縛索隱曰面縛者縛手於背而面自前也正義曰劉氏云面即背也此說稍迂與檮與共舉也觀空棺也賈逵曰輿棺從之皆示其君將受死也蜀禹故事初禹收赤眉賊赤眉望風而降者日以千數禹所至輒停車駐節質實北地國名注見秦始皇廿七年一統志以勞來之昭烈帝廟在成都府城南二里舊在本朝初合廟祀之

書法

書帝出降何不死社稷也故諶書爵書死之傳

國之善辭也以為國雖亡不為無人馬耳終綱目書死之五十四詳孺子嬰居攝元年而國滅書死之者

三國漢之亡也書傳僉諸葛瞻北地王吳之亡也書張悌涼之亡也書掌據皆亡國之善辭也周秦王不

書亡此其書漢亡何所以紹昭烈於高光也獻帝之廢漢未亡也至此而亡矣特揭書著之

發明

姜維身都將相喪師蹙境黃皓寵冠一時殄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至於死節之臣乃在

傳金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諶而已是時鄧艾孤軍
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地力死守未必遽爾滅亡後主
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言與大周諸人又輕以其
國予賊其視誰同死社稷之言與大周諸人又輕以其
而之死之節曾犬彘之不若嗚呼諶雖已死其言至今
凜凜猶有生氣帝禪有子如此而不能聽用其言可
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傳葛書爵諶書皇子及其
子尚皆書死之所深矣傳葛書爵諶書皇子及其
之勸也若夫守之罪書漢亡所以見漢之自亡而非
帝禪不能死守之罪書漢亡所以見漢之自亡而非
艾輩所能滅之也此皆書
法之深旨也嗚呼微矣

吳兵還

吳聞漢亡乃罷兵中書丞華覈詣宮門上表曰伏聞成
都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必垂
哀悼臣不勝忉忉之情謹拜表以聞魏之伐蜀也吳人
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
服今又遠征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
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至獻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

吳以鍾離牧為武陵太守

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恩
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
三叛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
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閣窄專朝國無政令而
玩戎黷武民勞卒散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
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也其實至細言草芥
者自喻至微至賤也
質實 華覈吳郡人襄陽縣名
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牧為
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酉陽郡中震懼朝
吏以為不諸夷阻兵不可誘人軍當宜遣恩信吏宣教慰
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不可誘人軍當宜遣恩信吏宣教慰
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
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
皆平

五溪

集覽

酉陽郡名古蠻荆地槃瓠之後即辰陽也今
辰州是圖經云在辰水酉水之後即辰陽也今

質實

武陵

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三年五溪夷注見建興
九年鍾離牧會稽永興人

鍾離牧會稽永興人

名屬武陵郡以縣在酉水之陽故名晉廢之故城在辰州府城西一十二里

魏赦益州復半租五年

書法

善善魏也滅國復其民終綱目凡再書是年隋文帝開皇九年復陳境十年

○魏以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

魏元熙元年吳主孫皓春正月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謀

申甲

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兵必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宜留隴右及蜀兵煖鹽興冶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玉劉禪右及蜀兵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曰元惡既服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若待命往復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吳人未

實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

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

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由是

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

情好權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

效人書於劔閣要文章表皆易其言令瓘散至是詔以

檻車徵艾昭自將大軍從魏主幸長安令山濤為行軍

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魏主幸長安令山濤為行軍

司馬鎮鄴初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

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

曹屬邵悌曰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

寧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

耳而眾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智勇並竭蜀必可滅

適所以為敵禽耳惟會意與人同今遣伐蜀蜀必可滅

滅蜀之後就如卿慮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

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不足與圖事

及昭將之長安悌復曰卿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救

會取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邪雖然所言不可宣

也我問我頗疑鍾會不我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近日賈護
 軍到長安則自了矣會遣璿先至成都收艾其餘不可得距乃
 少欲令艾殺璿因以為艾罪璿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
 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及其餘一無所問
 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者誅艾及三族比至雞
 鳴悉來赴璿唯艾帳內子置之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
 入艾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
 整仗趣璿營璿輕出迎之偽出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
 信之而止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
 擒遂決意謀反欲使姜維為前驅自將隨其後既至長
 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浮渭入河五日可到孟
 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見在近會驚曰但取艾相
 或不就徵吾自將也長安相見在近會驚曰但取艾相
 國知我獨辦之今來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會當速發事成
 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會當速發事成
 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
 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群官悉閉諸曹屋中璿詐
 稱疾篤出就外解會信之無所復憚維欲使會盡殺北
 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

數日之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欲
 從維之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欲
 信愛之建愆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作大坑白倍數千欲
 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倍數千欲
 悉呼外兵培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各緣屋出與其
 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
 軍士相得斬會及維死喪狼籍璿分部諸將數日乃定
 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璿自以與會共陷艾
 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藁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艾
 之入江油也續不進艾欲斬續既而捨之及是璿謂曰
 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
 不免乎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
 將何以堪其責乎璿聞之候駕而謝預召而責之曰在洛
 陽者悉被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詔召而責之曰在洛
 陽者悉被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詔召而責之曰在洛
 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會為叛逆又輒
 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
 流朽骨當時宣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
 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
 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與宴談而遣之會之伐漢也辛
 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之事縱恣非持父處下

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秀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秀固辭不聽憲英謂

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集覽假

服虔曰除官曰拜仲馮曰假者推攝之義謂弗常置也

陶朱公泛舟絕迹春秋越大夫范蠡以越欲伐吳蠡諫

不聽後越竟滅吳蠡懼誅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姓名

適齊為鴟夷子皮後之陶號為朱公徐廣曰陶邑名也

濟陰定陶縣是今東平府平陰縣東二十五里有陶山

陶山南五里朱公冢存焉要文章表於中路要遮鄧艾

所奏章表無任謂無質任也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內讀

曰納啓白鍾會使聽從胡烈內入親兵一人使出外取

飲食給語給詐詐也語去聲說示之也疏與疏

猶書記也掩骼埋胔注見漢元帝建昭四年質實

社陵人畿之孫伯玉衛瑾表字羊祐泰山平陽人

續之孫辛憲英穎川陽翟人昆之女羊耿之妻

書法書襲艾殺之何艾無罪也故將士追艾

發明春秋滅國雖不一然皆未嘗予之齊師滅譚

昔以責譚子不死于位之失至於齊人滅遂楚人滅

黃滅江之類皆止書滅國者之罪而不書見滅者之

三月魏晉公昭進爵為王

考異

當加自字於

魏詔晉公昭進爵為王追命其父懿為宣王兄師為景

王太尉王祥司徒何魯司空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

相王尊重何侯與朝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

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

魏元帝

拜人者君謂祥曰今日禮然後不知君也及入顛拜而祥

書法

畏哉網目於曹馬書辭多同所以垂萬世戒也

發明

此何不書昭自進爵為王昭躬行如王祥何曾

輩拱手事賊又從而加以王爵位雖篡勢已成亦如

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

考異

其封當作廢曰廢後倣此

禪舉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秘書令郗正及殿中

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禪乃

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勸弋速降弋曰道路隔塞未詳王

而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

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國敗主附守死無

事是以委質不敢有貳晉王昭善之委以本任封禪為

安樂公他日與宴為之作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

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是雖使諸葛亮在

不能輔之矣全况姜維邪他日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

此間樂不思蜀也正聞之謂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

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

昭復問禪對曰誠如前昭曰何乃似卻正語

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之

也**質實**建寧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注見漢後主建

年興三年夏五月魏復五等爵

晉王昭奏復五等爵封

騎督以上六百餘人

秋七月魏以羅憲為陵江將軍

初漢使羅憲守永安及漢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
憲憲曰吳不恤我難而背盟微利不義其戰大破之吳
衆厲以節義遣使告急於魏魏人來攻與戰凡六月不
主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增其圍憲被攻所仰危不
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魏遣荆州刺
史胡烈攻西陵以救之吳師遂退晉王昭使仍舊任加
號將軍封亭侯

質實

羅憲襄陽人陸抗吳郡人遜之子

魏使荀顛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裴秀議官制

質實

裴秀聞喜人潛

之子

從晉王昭之請也

發明

充自弒逆之賊而使之正法律三千之罪果有大於此者乎

吳王休歿烏程侯皓立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漢陽興入令子暉出拜把
興臂指暉託之而卒暉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
得長君左典軍萬或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
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疇也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
言於興及左將軍張布興布說朱太后欲立皓后曰我
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遂
迎立之吳主賤朱太后為景皇后追**質實**烏程縣名注
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

書法

前書吳主權卒尊漢也於

八月魏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為副相國冬十月立為

晉世子

初晉王昭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攸繼景王後攸性
孝友多材藝清和平允名過於炎昭愛之常曰天下者
景王之天下也吾百年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
垂過膝羊琇又教以宜察時政所宜損益豫記以備訪

晉書卷之六十六 吳主孫皓元興元年

問昭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乃立炎為世子

書法

操書以其子丕為丞相副此書理深切矣副相國書辭若一其示人反復之

十一月吳殺其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

吳主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者苑中禽獸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執之徒於廣

州道殺之

質實

廣州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廣

書法

興布小人也書爵書殺之何其罪不以殺書之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

枉濫正刑罰也

魏罷屯田官

酉乙

魏咸熙二年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年夏五月魏晉年吳甘露元年○是歲魏亡晉代凡二國

王昭號其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書法

其者何其所謂妃也晉王之有妃宜矣曷為書曰其妃王所自封則其妃亦其所自謂之云爾

已矣故號之曰后亦書晉王昭號

○秋七月吳主殺景后及其二子○八月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

子炎嗣

謚昭為文王葬崇陽陵

質實

一統志云崇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冬吳遷都武昌

從西陵督步闡之請也

十二月晉主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

魏主禪位于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歎
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晉王即皇帝
位奉魏主為陳留王即宮于鄴魏氏諸王皆降為侯
追尊宣王景王文王為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
覽 **集**
金墉城在河南郡洛陽故城
西北角三國魏明帝所築

晉大封宗室

晉封叔祖父孚為安平王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叔父
佃東莞王弟攸齊王其餘封拜有差佃宣帝之子也晉
王懲魏氏孤立之故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
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齊王獨不敢皆上請
集覽
佃直又反東莞郡名本漢琅邪國地後魏置北徐州唐
改沂州今沂州沂水縣古東莞也在益都路莞音官唐

質實 **集覽**
一統志云安平漢之縣名屬北海郡東漢改為東
安平縣屬淄川國晉初陞為安平國後廢之故城
在青州府臨淄縣東一十里東
莞國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

晉除漢魏宗室禁錮罷將吏質任

時晉主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欲矯以仁儉將有事於
太廟朝議以太常許奇父允受誅不宜接近左右晉主
乃述允之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
集覽 **矯**以矯正
有司言御牛青絲綯斷詔以青麻代之
絲綯綯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以青絲為之記於統迎
牲君執綯注綯所以牽牲也音直忍及又以忍及字通
作綯禮封人凡
祭祀置其綯

晉以傅玄皇甫陶為諫官 **質實**

傳玄 **北**

晉初置諫官以傅玄皇甫陶為之玄以魏末士風頹敝
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
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
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
陛下龍興受禪未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
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使玄草
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明年又詔自今雖詔有
所欲及奏已得不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得隱情

書法

自靈帝之篇書殺諫議大夫劉陶及是八十餘
年諫官無書者於是書傳玄皇甫陶嘉得人也

丙戌

晉之初政可謂知所先後矣諫官終晉世一書而已是年外此則趙書喬豫和苞為諫議大夫晉元帝太

晉泰始二年春正月晉立七廟

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穎川太守

儁儁生京兆尹防生宣帝至是即用魏廟祭征西府

君以下并景帝為七室

晉除郊祀五帝座

群臣奏五帝即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

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晉王肅外孫故郊祀之禮

有司多從肅議

三月吳遣使如晉弔祭

吳使者丁忠還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

而取吳主以問群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并巴

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

疆而欲傲倖求勝未見其利也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

晉絕凱遜質實

之族子也一統志云弋陽漢之國名治定城縣三

東三百里光州境內陸凱吳郡人

吳殺其散騎常侍王蕃

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頽順旨吳主不悅萬或陳聲從而

諸之後吳主會群臣蕃沈醉頓伏吳主疑其詐斬之殿

質實 王蕃廬 下 江人

夏六月晦日食。秋八月晉主謁崇陽陵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

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以衰經從

行群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
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
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
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
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枯曰主上不除而天下如禮
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如禮
此為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群臣請易服復膳詔曰
每念不得終直經之禮以為沈痛况食稿衣服錦乎朕本
諸生家傳禮來父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可試省孔
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司馬公
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
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
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群臣論諛莫肯釐
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
裴傳之徒固陋庸臣習常**集覽**衰經衰與練通喪布也
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集覽**衰經衰與練通喪布也
寸直心經徒結反喪首戴也士喪禮疏曰麻在首在要
皆曰直心經徒結反喪首戴也士喪禮疏曰麻在首在要
兩股相絞兩頭結之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衰之
言摧經之實經中實摧痛也緇布冠要經象大帶衰之

喪天子與庶人共之文帝遺詔令天下三日皆釋服宮
殿中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日緣織七日釋服應劭曰
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者禫也三禫六日而釋
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工顏師古曰紅
與工同此喪制者漢文創意為之三年之喪其實二十
七月宜有三十六日之文禫又無七月也何謂以日而
易月乎直經之禮直千餘反麻之有子者喪服小記
注直者黝也心如斬斫貌若蒼直所以練裳經杖俱備
首色朕本諸生家言我本儒生所天者父
家所天臣所天者君子所天者父
書法朝陵非古也自明帝始矣
不悉書書此嘉孝思也

吳以陸凱萬彀為左右丞相

吳主惡人視己群臣莫敢舉目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
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視吳主居武昌
揚州民汧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
疏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
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
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地險瘠非王者

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
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
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
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
右率非其人群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
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
附而國安矣吳主雖不集覽露根之漸露暴露也根本
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也國以民為本謂國無蓄
積則民漸至流離暴露也北史陸凱傳
曰民者國之根誠宜重其食愛其命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晉并圓方丘之祀於南北郊○

晉罷山陽督軍除其禁制○十二月吳還都建業

吳主還建業使后父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朝士以牧
尊戚推令諫諍滕后之寵由是漸衰遷牧蒼梧以憂死
后不復進見諸姬佩皇后璽綬者甚眾又使黃門徧行
州郡科取將吏家如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歲言名
簡閱不中集覽璽綬前書諸侯王表奉上璽綬
乃得出嫁注駁與綬同綬也所以繫璽

郡名注見漢武
帝元鼎五年

丁亥

晉泰始三年春正月晉立子衷為太子

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
赦○有司奏東宮施敬三傳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
傳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
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禮

晉殺其故立進令劉友

司隸校尉李熹劾奏故立進令劉友及前尚書山濤中
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詔曰友侵剝百姓
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問熹亢志在公
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赦群僚各慎所司寬
宥之恩不可數遇也司馬公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
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熹其於刑賞
兩失之矣使熹言是則濤不可赦非則熹不足褒褒之
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
同罪友伏誅而濤等不集覽立進縣名
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不集覽未詳處所
質實李熹銅鞮人武陔沛

晉武帝泰始三年

國

書法 友占官田罪也以無罪書殺何譏偏也於是李

而獨殺友是殺無罪也故以殺書之

晉徵犍為李密不至

晉主徵犍為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
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
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

集覽

洗馬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在

曰句踐親為 **管實** 犍為郡名注見漢

夏六月吳作昭明宮

吳主作昭明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大木開苑
園起上山樓觀窮極伎巧功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

中書丞華覈上疏曰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
穀養民專心東向乃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之
變驅怨民而赴白刃此乃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吳
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民貧俗奢轉相倣效兵民之家
內無甌石之儲而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皆不聽
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皆不聽
覽 甌石甌都甘反甌也又擔 **實** 一統志云昭明宮在
石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 **實** 應天府臺城內太初

秋九月晉增吏俸 ○晉禁星氣讖緯之學

書法 星氣讖緯曲學也自光武宣布圖讖而東漢圖

子之也書禁圖讖始此終綱目書禁圖讖四十年孝
武帝寧康三年齊乙丑年魏隋文帝開皇十三年

○晉遣索頭質子歸國 **質實** 索頭鮮卑別部名注

晉泰始四年 春正月晉律令成

子戊

賈充等上所刊修律令晉主親自臨講中書
侍郎張華請抄死罪條目懸以示民從之

所具實 張華 范陽

書法

凡書成又辭也自魏書使賈充正律令至是而
成五年矣綱目法律書成三年齊辛酉年魏

新律成齊辛酉年律書成

晉詔立考課法不果行

考異 提要無

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
不泥於法未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
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
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
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薄制取大捨小去繁就簡委
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
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
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
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
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今上下公相容過

此為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集覽

京房之遺意其意有京房之遺風也漢元帝時

晉主親耕籍田○三月晉太后王氏殂

考異 按崩葬例曰

帝曰某主姓某卒后夫人因事而見者曰某號某氏卒無
統之君稱帝者曰某主某殂其後夫人如僭國例則此當
書晉太后王殂凡南傳錄誤作殂耳是後泰始十年書晉后
楊氏殂亦誤凡南北五代書太后殂書后殂並當作卒今
不能悉見

晉主居喪一遵古禮既葬有司請除衰服詔曰受終身
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司固請詔曰惠在
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
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服
以終三年

夏四月晉太保王祥卒

晉武帝自泰始四年

四二

祥卒門無雜弔之實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

秋七月象星西流如雨而隕○九月晉大水○晉揚州都

督石苞罷

晉大司馬揚州都督石苞父在淮南威惠甚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通晉主遣義陽王望帥人軍徵之苞掾孫鑠在許昌聞之或勸鑠無與於禍鑠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晉主聞之意解苞以公還家

質實

石苞渤海南皮人淮南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許昌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一年壽春縣名

注見秦王

吳建衡元年春二月晉以胡烈為秦州刺史

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置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乃分雍涼梁州置秦州以烈素著名

西方故使

質實

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郡

晉青兗州大水

書法

去年晉書大水矣於是復大水而連數州焉變異可謂頻矣綱目書大水六十三連數州郡者

十有一是年太康四年惠帝元康五年八年隋煬帝大業七年唐太宗貞觀七年八年中宗神龍元年德宗貞元八年宣宗太和中二年懿宗咸通十四年

晉以年枯都督荊州軍事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枯都督荊州鎮襄陽東莞王佃都督徐州鎮下邳枯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

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戎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枯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

集覽

鈴閣都督閣內置鈴架以警防不虞

質實

襄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濟陰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叙用以慰已
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
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傳食父
子死於其主息著募沒入奚官宜免為庶人又以立為
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
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有德業與立深交晉主聞
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
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官通鑑釋文曰息謂傳食之子姓也史釋是矣或解息
為兒子非也記王藻篇子姓之冠疏云孫之子之所生
故曰子姓又喪大記注子姓謂眾孫也著募二字疑是
二息名斷沒為官奴婢也奚官屬內侍省禮天官酒人
奚三百人注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
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也奚又胡禮反
正誤 息著募沒入奚官今按史家多指子為息如左師
觸龍云賤息舒棋東海王彊云息政小人之類傳
七年安知沒官者非其子邪 質實 文立字廣 休巴郡人

書法

故漢名臣何葛傳之傳也錄其子
孫晉於是能勸善矣故書予之

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冬十月吳左丞相陸凱卒

初何定嘗為大帝給使自表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
都尉典知酷糴遂專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眾事凱面
責之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
者邪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
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
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定不可用奚熙小吏建起
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卓茂皆社稷之良輔
及族第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
願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凱尋卒吳主素
街其切直且聞何定之諧徙其家建安
也 質實 樓玄 沛人 賀邵 會稽人 一統志云建安郡名周
郡東漢置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吳罷都尉置建安郡治
建安縣晉以後因之隋廢郡以縣隸泉州大業初屬建
安郡唐武德中置建州治建安縣天寶初改建安郡乾
元初復為建州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又改建安軍

質實

樓玄 沛人 賀邵 會稽人 一統志云建安郡名周

郡東漢置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吳罷都尉置建安郡治
建安縣晉以後因之隋廢郡以縣隸泉州大業初屬建
安郡唐武德中置建州治建安縣天寶初改建安郡乾
元初復為建州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又改建安軍

南唐改永安軍尋改忠義軍宋端拱初改軍曰建寧府
興未陞為建寧府元改置建寧路本朝復為建寧府
建隸道

庚寅

晉泰始六年夏四月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

質實

城名注見康

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
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奔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

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
之疆庶政陵遲黎民未入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

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
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

條吳主不納何定使諸將各上御犬一犬直縑數十匹
纓繼直錢一萬以捕鬼供厨吳主以為忠賜爵列侯抗

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
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六月晉胡烈討鮮卑秃髮樹機能敗死

考異此當書擊集誤作討

覽

秃髮樹機能鮮卑俗稱婢曰秃髮其先乃婢因以為氏
史曰其先壽闐之在孕母相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

卯辛

晉泰始七年春正月晉匈奴右賢王劉猛叛走出塞○晉
吳建衡三年

豫州刺史石鑿有罪免
鑿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鑿備大臣吾所取信而

實石鑿厭次人豫州注見
周赧王三十六年陳

吳主大舉兵遊華里不至而還考異提要漏

吳人刁玄詐增識文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
者荆揚之君吳主信之大舉兵出華里載太后及後宮

數千人西上行遇大雪兵士寒凍殆集覽倒戈倒丁老
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吳主乃還

倒戈謂倒以戈柄授人而反自攻其後也今喻人
自攻其黨曰倒戈書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正誤

華里今按華里在建紫西

書法

明帝未有書大舉兵者書大舉兵何譏勞人也漢

書不至而還其美之歟危之也於是大雪兵士寒凍
殆死皆曰遇敵便當倒戈吳主乃還綱目游幸書不
至書不果皆美也惟此為危辭終綱目遊幸書不至
二漢明帝永平四年是年書不果行一唐高宗總章
年二

發明

兵者國之重事其可輕動乎綱目上書大舉兵
書遊華里則吳主以兵為戲蓋可知矣其不亡

乎得

夏四月晉涼州胡叛刺史牽弘討之敗死

考異

此亦誤書討與上討

鮮卑

初大司馬陳騫言於晉主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疆
於自用非緩邊之才也將為國耻晉主以為騫與弘不

協而毀之不信也至是烈既敗死弘討叛胡與樹
機能攻弘殺之征討連年僅而能定晉主乃悔之

實

陳騫東陽人矯之子

秋七月吳復取交阯

吳三攻交阯皆敗沒至是遣陶璜李勗等擊取之九
真日南皆降以璜為交阯牧璜討降夷徭州境皆平

覽

交阯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日南注同上

實實

陶璜

人之基

冬十月初日食○十一月劉猛寇晉并州

實實

并州注見齊明帝建

武三○晉安樂公劉禪卒

謚曰

書法

書卒何予存厚也於是漢亡八年矣

晉武帝泰始七年

壬辰

晉泰始八年春正月匈奴殺劉猛降晉○二月晉太子衷

納妃賈氏

初侍中尚書令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晉主為太子
 充頗有力故益有寵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荀勗侍中荀
 勗越騎校尉馮紕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晉主問侍中裴
 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
 於堯舜者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宜引天下賢人與弘
 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任愷河南尹庾純皆與充不
 協會樹機能亂秦雍晉主以誰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
 有智畧者以鎮撫之晉主曰誰可者愷及純因薦充使
 督秦涼諸軍充患之問計於勗勗曰是行也辭之實難
 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晉主初欲為太子娶
 衛瑾女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
 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右固以為請至是
 勗又與顛純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留
 充後居舊任賈妃年十五長太子
 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集覽

統都

質實

馮純

人任愷博昌人庾純鄆陵人峻之弟

書法

發明

太子納妃不書此其書何志亂始也終綱目書
 太子納妃三晉賈妃宋江氏周楊氏皆有故也
 太子納妃罕書而此書之者所以
 志亡晉之本又且逆賊之女也

晉太宰安平王孚卒

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
 謀及晉主即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晉主於
 阼階迎拜既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孚雖見尊寵常
 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
 以素棺卒年九十謚曰獻詔賜東園温明秘器其家
 遵遺旨一集覽原園温明秘器案後書禮儀志藏明器
 不施用數筭八甕三鯢二瓦磬一形弓一形矢

集覽

原園温明秘器案後書禮儀志藏明器

八厄八形八豆八籩八酒壺八槃八几杖各一蓋一鍾
 磬各十六罇四簫四埴莞笙祝敵琴瑟箏篪篴干戈
 笄甲冑各一輓車九乘一靈三十六瓦竈二瓦釜二瓦
 甑一瓦鬲十二輓杓三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小杯二十

晉書

晉書

晉書

尾飯繁十尾酒尊二又東園
秘器注見漢哀帝建平四年

晉散騎常侍鄭徽以罪免

晉主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爭辯不已徽請罪之
晉主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可免其官
書法於是皇甫陶論事爭辯不已徽請罪之帝以徽
越職妄奏免其官綱目特書以罪免所以示面
諛者之戒也

夏晉益州殺其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之以濬為益州

刺史

時汶山白馬胡夷相殘諸種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從
事何旅諫曰胡夷相殘未為大患盛夏出軍必有疾疫
不聽牙門張弘作亂殺晏兵曹從事揚倉勒兵戰死弘
遂誣晏欲反傳首京師主簿何攀方居母喪聞之請洛
陽晏不反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王濬曰廣漢與成
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衿領正防

今日之變宜即時討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毅曰殺
主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

弘斬之詔以濬為益州刺史初濬為羊祜參軍祜深
之或曰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

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濬至益州明立威信蠻夷歸附
俄遷大司農時晉主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

之勢密表留濬加龍驤將軍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
大作舟艦別駕何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

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
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

如輒召設或見却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
造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

樓檣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梯蔽江而
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

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
路濬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張敷濬從

事列上晉主召敷還責曰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敷曰
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為輕晉主善之

集覽

白馬胡西南夷種名在汶山郡案汶山今茂州是
屬成都舟艦戶黠反戰船也四方施板以禦矢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吳主孫皓鳳凰元年 四七

也上無屋覆虎符漢文初與部國為銅虎符應劭曰銅

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乃

聽受之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長六寸顏師古曰與郡

國為符者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此漢制也

後皆因之列上句絕陳列而封上輒收句絕輒便也質

實汶山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昆六年一統志云益州古

隸馬王莽改益州曰庸部蜀郡曰導江東漢州郡復舊

蜀漢都於此於益州置牧蜀郡置守晉武帝改蜀郡為

成都國尋復蜀郡宋齊蜀郡皆隸益州後周置益州及

蜀郡隋初罷郡大業初復罷州為蜀郡唐改為益州後

置大都督府及劍南節度於此天寶初改為蜀郡至德

初改為成都府又陞為南京尋罷後復於此置劍南西

川節度五代時王氏孟氏相繼有其地宋為益州路端

拱初改為成都府元為成都路本朝改為成都府為

四川道治所仍屬焉何攀成都郡人廣漢郡名注見漢

成帝鴻嘉三年李毅鄭人朝之孫王濬弘農湖人成都

國名注見益州梁州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郡建平郡名注見太康元年

年漢中郡建平郡名注見太康元年

秋七月晉以賈充為司空

考異謹按凡例親戚書其屬此當書晉以太子妃父充為

發明

益州殺其刺史何以不書及胡夷自相殘賊而

欲盛夏出軍討之召爨柘禍故以州書之若一

州之民相與殺其刺史然耳王濬不請于朝何以不

書矯戕賊主將人得誅之何請之有故書討以正州

兵之罪此所謂輕重之權衡也

司

充與侍中任愷皆為晉主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

於是朝士各有朋黨晉主召充愷宴而謂之曰朝廷宜

壹大臣當和充愷拜謝既而以晉主知而不責愈無所

九月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

闡世在西陵至是吳主徵之闡自集覽西陵即夷陵也

以失職且懼有諛遂據城降晉三國魏置臨江

郡蜀置宜都吳曰西陵郡隋改曰夷陵
唐改曰峽州今峽州夷陵縣有西陵峽
王三十
六年

質實

西陵縣名
注見周赧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枯
等救之不及

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而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枯出江陵徐胤擊建平以救之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眾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眾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枯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群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帥眾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過水以絕寇叛枯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即決之諸將皆感屢諫不聽枯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都督俞贊亡諸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

將皆感屢諫不聽枯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
力十一月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
擊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眾敗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關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肇眾免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又大敗枯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東還樂鄉貌無矜色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弁之計枯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人所傷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枯與陸抗對境使常通抗遺枯酒枯飲之不疑抗疾枯與之成藥抗即服之常通抗遺枯酒枯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恭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枯無傷也吳主用諸將謀數侵盜

刑賞邊抗上疏曰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慎

武動費萬計士卒凋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爭帝

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况今克獲不補

皆惡之從甥王衍嘗東事辭甚清辯枯不然之衍拂

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枯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

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謂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集覽 張大張去聲心自侈大也青蓋當入洛陽謂當有

蓋車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成樂**已合成

熟藥 叔子羊枯字而昧漢書苟昧於權利注苟昧貪也

正誤 而昧今按 質實 一統志云赤谿在荊州府夷陵州

城之所東合大江南山在岳州府華容縣南三十里樂鄉

字表 注見康帝建元元年王衍琅邪臨沂人夷甫王衍

書法 之書晉救之不及何嘉抗也抗聞闡叛亟遣兵討

年羊枯梁乙亥年王琳同 上齊遣兵惟齊為譏辭

晉免其國子祭酒庾純官尋復用之

賈充與朝士宴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

歸養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卿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

職純亦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職否石苞以純

榮宦忘親當除名齊王攸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者詔

復以純**集覽** 高貴卿公何在初魏主高貴卿公帥府衛

純之今更

發明

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充自執逆之賊乃以

護養姦回遂免純官既而內愧於心尋復用之

吳殺其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太司農樓玄

通鑑綱目卷之七十一 吳主孫皓 二年
之治蜀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
知鄧艾之究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晉
主笑曰卿言起我**集覽**馮唐之言漢文帝曰高祛教言
意乃以朗為郎中趙將李齊之賢馮唐曰齊不如
廉頗李牧帝曰吾獨不得頗牧不能用也**質實**馮唐之言事見
將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人也**質實**漢文帝十四年
書法拜官未有書某孫者書鄧艾孫何記功書殺桓冲
孫胤所以志劉裕之
賊善安帝義熙三年

吳主殺其侍中韋昭

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欲為其父作紀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
耳昭領國史吳主欲為其父作紀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
當為傳吳主不悅昭求去不聽吳主飲群臣酒不問能
否率以七升為限至昭獨以茶代後更見強又酒後常
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集覽**作紀索隱
但難問經義而已吳主積怒遂誅之
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又紀理也絲縷有紀而
王書稱紀者言為後代綱紀也為傳索隱曰列傳者謂

叙列人臣事跡今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正義曰其人
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發摘**摘與擿通他歷反謂擿發
挑摘其
私隱

秋七月朔日食○晉選公卿女備六宮

晉主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為三夫人九嬪
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公卿女中選者為三夫人九嬪
二千石將校女**集覽**九嬪注見宋武帝永初三年嬪御
補良人以下**集覽**良人東漢皇后紀秦并天下宮備
七國爵列八品注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
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

書法

書選女入宮始此綱目書采選入宮五甲
年唯貞觀書
詔為豫辭

九月吳殺其司市陳聲

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聲繩之以法吳主
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集覽

四

甲午

亭名也。在太平州當塗縣東或云四望地名在寧國府北六十里。正誤。四望今按晉書

峻於石頭結壘於四望磯南史質實名在應天府城西

北二十里西臨大江南連石城北接獅子吳大帝嘗與

晉恭始十年春正月日食。晉詔自今不得以妾媵為正

嫡

晉主以近世多由內寵以登后妃亂尊卑之序故有是詔

三月日食。晉取良家女入宮

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餘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

書法

而多至五千人書選可也。書取良家女

發明

子太王好色必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此猶是孟

公卿女備六宮。今此又書取良家女入宮。則其遊宴後庭之失固不俟平吳而後見也。喪軀亡國咎將誰

歸書之以為鑒耳

吳殺其章安侯奮質實

一統志云章安漢之縣名屬臨海郡三國吳因之晉未省入臨海縣

故城在台州府城東一百一十五里

吳民間訛言奮當為天子吳主誅之及其五子

秋七月晉后楊氏殂

初晉主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以訪后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疾篤恐晉主更立后以危太

子泣而言曰叔父駿女並有德色願以備六宮晉主許之既葬晉主及群臣除喪博士陳達議以為今時所行

漢帝推制太子無因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

終制也叔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六 晉武帝皇帝表卷之六

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
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禮則撫軍守則監國
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諒闇終三年晉主從之
司馬公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
得而制也衰麻主於衰戚然庸人無衰麻則衰戚不可
得而勉也杜預巧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衰戚不若
陳達之言質**集覽**漢帝推制漢文後七年遺詔短喪齊
畧而敦實也**集覽**斬齊衰注見漢宣帝元康元年斬齊
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諒闇注同上年周公不言高宗
服喪三年記喪服四制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
也何以獨善之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故
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書無逸周
公曰我聞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作其即位乃或亮
陰三年不言注武丁其父小乙使之父居民間起其即
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叔向不
譏景王除喪叔向姓羊舌氏名肸春秋晉之公族也周
景王名貴左傳昭十五年景王穆后崩晉荀躒如周葬
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籍談歸以告叔向
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馬於是乎喪禮也王雖
樂憂甚矣王其不終乎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

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向音享肸許乙反衰麻衰音
倉回反喪衣也杜預曰衰在曾前當心用布長六寸博

四寸綴於左衿之前

晉以山濤為吏部尚書

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塔擬數人
得詔旨所向然後顯奏之晉主所用或非奉首眾以濤
輕重任意為言晉主益親愛之濤甄拔**集覽**甄拔甄吉
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塔事**集覽**甄拔甄吉
拔擢也後漢爰延傳王者**正誤**非舉首今按謂非薦奉
爵人甄其德注甄明也

傳衰然為奉首

書法

吏部尚書未有書者書山濤何善其職也書吏
部尚書始此終綱目書以為吏部尚書二十山

濤蔡廓江湛謝莊等蔡興宗等與宗再書褚淵何武
王晏郭祚徐勉崔亮辛術徐陵孔奐牛弘馬周褚遂
良裴光庭揚國忠知選事三劉祥道李
嶠宋昱兩晉所書山濤一人而已矣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
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固請為之及
橋成晉主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巧
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水梁也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
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
志云河橋在河南府孟津縣晉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
河橋於富平津議者難之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
也卒成之富平津未詳處所

書法

書作河橋記功也書作橋始此終綱目書作橋
三 是年河橋唐玄宗開元九年蒲津憲宗元和

八年吐蕃烏蘭

晉邵陵公曹芳卒

謚曰厲初芳之廢也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哀
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
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不變不合則眠寢不安
子喬等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晉代魏詔以一石

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

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

質實

志云邵陵三國吳之郡名屬荊州晉宋齊梁並為邵陵
因後復為郡隋初罷郡以其地屬潭州開皇中置建州
治邵陽郡尋廢唐置南梁州貞觀中改為邵州天寶初又
改為邵陽郡乾元初復為邵州五代晉時改為敏州宋仍
為邵州後陞寶慶府元改為寶慶路本朝仍
改為邵州屬湖廣道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書法 卒於魏之俗猶近厚也故書予之

吳比三年大疫

書法

綱目書疫十五未有書比三年者
三年大疫民何如哉吳之亡決矣

晉咸寧元年春正月吳殺其中書令賀邵

未乙

邵中風不能言吳主疑其詐收掠千數卒

集覽

收掠收

掠音亮

質實

臨海縣名注見宋

明帝泰始六年

集覽

繫累也

夏六月索頭遣子入貢於晉

索頭拓跋力微復遣其子密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

先出自黃帝黃帝以上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

元氏沙漢汗名也汗音寒

秋七月晦日食○冬晉追尊祖宗廟

宣帝為高祖景帝為世宗文帝為太祖

晉大疫

申丙

晉成寧二年春晉徙河南尹夏侯和為光祿勳

晉主得疾甚劇及愈群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死者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而忘百姓邪諸上禮者皆絕之

初文帝臨終為晉主叙淮南王陳思王事而泣執齊王攸手以授之太后臨終亦流涕謂晉主曰桃符性急而

汝為兄不慈恐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是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

謂克曰卿二婚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克不答攸素惡荀勗馮統傾諂至是勗使統說晉主曰陛下前日疾苦

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鎮晉主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勳奪克兵權

而位遇無替集覽文帝司馬昭也武帝受魏禪追尊曰文帝

少子也文帝即位長自以親驕養被廢處蜀嚴道邛郵不食而死三國魏陳思王名植武帝子也文帝即位

以植醉酒悖慢貶爵徙封遂發疾薨桃符齊王攸小字位遇位職也遇禮待也

秋八月吳臨平湖開石印封發

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歲塞長老言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近者無故忽開此天下當太平青

蓋入洛之祥也吳主以問都尉陳訓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街壁之事也初吳人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主因改元天冊至是或獻小石刻皇帝字又改元天璽八月歷陽長又

上言歷陽山石印封發俗謂當太平吳主遣使者祠之
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還以聞吳主大喜封其
山為王又改明

集覽

歲塞歲燕也荀子涂歲則塞街壁
古者相見之禮皆有所執以為贊

公侯伯子男執王賈遠曰街壁者蓋
以其手縛於後不能執壁故街之

質實

一統志云臨
平湖在杭州

府城東北六十里舊名昂湖自漢末壅塞晉咸寧中復
開父老相傳云此湖開天下平故云臨平歷陽縣名注

見漢冲帝永嘉元年歷陽山在和州城西北四十里江
表傳歷陽縣有石山謂之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吳孫

皓嘗遣使
祭以太牢

書法

書譏也吳亡距此四年耳君臣上下方以為祥
焉下書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綱目之垂戒深

矣吳臨平湖開而吳亡陳臨平湖開而陳滅率不過
三四年耳變不虛生信哉綱目書湖開二陳是年陳丁

年未

發明

孫皓淫刑亂殺罪浮于桀而湖開印發誇詡為
瑞書之亦以著其狂悖不知滅亡之兆云耳

吳殺其郡守張詠車浚尚書熊睦

詠為湘東太守不出筭緡吳主斬之狗首諸郡浚為會
稽太守公清有政績值郡旱饑表求賑貸吳主以為收

私恩遣使梟首睦微有所諫吳
主以刀鐸撞殺之身無完肌

集覽

筭緡注見漢武帝
元符四年率緡錢

二千而
一筭而

質實

湘東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
陽會稽郡名注見漢和帝永元五年

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祜上疏請伐吳日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
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夫謀之雖多決之

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
疆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皆云一夫荷

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
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桷而不敢出誠以力不足以相

抗也今江淮之險不如劔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
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而不於此際平

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伐經歷盛衰不
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

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雷將疑士因平日猶懷去就兵臨必有應者兼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統尤以為不可祐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惟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

集覽

帝興平二年注見漢獻

質實

梁益二州名梁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益注見泰始八年

晉立后揚氏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

晉主初聘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竟立后而以駿為將軍封侯尚書褚若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晉主不從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侍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集覽

珧余招反若力灼反奔慶

酉丁

益反天家天子之稱也義取三王家天下蔡邕獨斷曰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親近侍從

質實

郭奕弘農人

諸胡二十萬口考異

此亦誤書討五年書馬隆討樹機能亦誤

考異

討當秋

七月有星孛于紫宮○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為公侯

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晉主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徙亮為汝南王督豫州倫為趙王督鄴城輔為太原王監并州仇在徐州徙封琅邪駿在關中徙封扶風又徙顯為河間王東為南陽王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兄該還皆為王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

晉武帝咸寧三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晉討樹機能破之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歷事二拜官爵多避讓誠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
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集覽 扞城注見周顯王
二十三年干城分
列分音
扶問反

晉大水○冬十二月吳人襲晉江夏汝南大畧而還

吳人襲晉江夏汝南畧千餘家晉主遣侍臣詣羊祜不
追討之意年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
賊問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
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
也疆場之間一彼一此鎮守而巳若輒
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質實 江夏郡名
宗乾符四年汝南郡名注
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吳司直中郎將張俶伏誅

吳主以俶多所譖白甚見寵任俶表置彈射二十八專
糾司不法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許獄行盈溢至

是俶姦利事
集覽 獄行本音胡地野犬也犬
發車裂之

行填滿注鄉亭之繫曰行朝廷曰獄案行
通作岸詩小宛篇宜岸宜獄注岸訟也

書法 俶以善譖取寵至是以姦利事誅則罪人也故
孫皓自即位至今凡九書殺惟張俶以伏誅書

網目之疾
諛說嚴矣

發明 而姦回之人得志亂世然亦未必能免孫皓淫虐
幾亦以誅死綱目書之

其亦警戒小人也

索頭拓跋力微死

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力微
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其國遂衰初幽并二州

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瓘密以計
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見晉愍帝建
興四年鮮卑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年突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戊戌

詳名未詳處所

晉咸寧四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晉羊祜入朝。

祜以病求入朝既至晉主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不可不戰而克若皓沒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晉主欲使祜助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秋晉大水螟

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救充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飢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去之後填淤為田畝取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尚書七年螟

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集覽 螺蚌亦蚌屬也蛤也填淤填塞也淤依據反說文澱滓濁泥也字或作淤又通作閼史記河渠書填閼之水

也填淤填塞也淤依據反說文澱滓濁泥也字或作淤又通作閼史記河渠書填閼之水

書法 終綱目書螟五詳漢武帝元光五年舍是無書者矣史失之也

吳殺其中書令張尚

吳主忌勝已者尚為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吳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集覽 百觚觚鄉飲酒之爵也受以孤方之因發怒殺之

飲常寡少也 正誤 酒曰堯舜千鍾孔子平原君強子高嗑尚飲百榼子可辭焉吳主以孔子能飲百觚故曰張尚知孔丘不王而以我比之也

書法 自甲申至是綱目凡十一書殺皆殺無罪也而孫皓居其十皓之淫虐如此不亡得乎

冬晉以衛瑾為尚書令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晉武帝皇帝咸寧四年

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侍宴凌雲臺璿陽醉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
撫床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遂悉
召東宮官宴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
倩外人代對多引右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孝陛下所
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謂泓曰便與我好否富貴與汝
共之泓即具草令太子自馮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璿
璿大踧踏衆人乃知璿嘗有是言賈充密遣人語妃云
衛璿老奴質實一統志云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舊
幾破汝家質實寧陽門外水井比魏文帝所築高二十
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精巧謝李王褒供有凌雲臺曲

吳人大佃皖城晉人攻破之

吳人大佃皖城謀寇晉邊晉都督揚州軍事王渾遣兵
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苗
四千餘頃集覽大佃皖城佃音甸案廣韻注營田也
船六百餘艘集覽大廣營田於皖城也皖城注見漢獻
帝建安質實王渾晉陽人景之子

十一月晉詔母得獻奇技異服

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集覽雉頭裘以雉
晉主焚之於殿前曰有是詔集覽頭毛織為裘

晉以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鉅平侯羊祜

卒

枯疾篤舉預自代而卒晉主哭之甚哀枯遺令不得以
南城侯印入柩晉主曰枯固讓歷年身沒讓存今聽復
本封以彰高美謚曰成南州民間祜卒罷市巷哭吳守
邊將士亦為之泣枯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
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煥碑預至
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墮煥名將也耻
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問之乃未還集覽峴山在襄陽
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留憲代之集覽峴山在襄陽
城南十里歐陽脩峴山亭記峴山臨漢上望質實一統
之隱然襄陽郡志峴山巨其南檀溪帶其西志云
鉅平漢之縣名屬泰山郡三國魏以後仍舊晉末省之
故城在兖州府寧陽縣境內峴山在襄陽府城南七里

晉司空何曾卒

晉羊祜每登此山置酒嘗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祜歿襄陽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見者莫不流涕墮淚碑在襄陽府治東九里晉羊祜鎮襄陽有功德於人百姓於岷山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墮淚碑

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劉毅數劾之曾不問及卒博士秦秀議曰曾驕侈過度名被九域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謚法名與實爽

覽

謚法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實

劉毅按人

集

晉清泉侯傅玄卒

玄性峻急為司隸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懼臺閣生風卒謚曰剛玄與尚書左丞崔洪善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

集覽

骨鯁通作鯁

音古杏反韻會舉要注徐氏曰古有骨鯁之臣遇事敢刺諷不從俗也一說骨鯁蹇諤之臣謂直言難受如骨之啣咽也歐陽氏曰骨鯁二字或作骨鯁說者多誤以骨刺喉為說宋景文以骨強四支冠其上以骨書之蓋欲正世人之失又於本贊尾後出鯁正一語蓋欲互見二字可通用二字訓堅強正直之義骨鯁能言骨立之類

質實

清泉縣名未詳處所

己亥

晉咸寧五年春正月樹機能陷晉涼州晉遣將軍馬隆討

之考證

陷當作入討當作擊○謹按凡例曰凡非正統而相攻先發者不曰寇陷後應者不曰征討其他悉

從本文後做此

初樹機能久為邊患僕射李熹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至是陷涼州晉主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晉主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畧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為討虜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

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
命惟隆所取仍給 **集覽** 四鈞三十斤為鈞 **質實** 馬隆東
三年軍資而遣之 **集覽** 九石四鈞為一石 **質實** 平人

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

淵豹之子也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
同門生曰吾嘗耻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
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
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
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
主晉主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
南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
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淵一將軍
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
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東萊王
彌家世二千石爾有學術勇畧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
豹然喜任俠處上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
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

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歎欬流涕
王攸聞之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奔州不得
父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
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晉主然之會豹卒以疑殺
為左 **集覽** 淵豹之子 淵字元海匈奴左賢王豹之子也
部帥 **集覽** 初漢高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故其子孫
遂冒姓劉氏 隨陸 隨何 陸賈 皆事漢高惠 絳灌 絳周勃
也封絳侯 灌謂灌嬰也 共立漢文帝 任俠 注見漢武帝
元朔 **質實** 注見漢成帝 永始 元年 陳留 郡名 注見秦二
世三年 董 養 凌 儀 人

書法

亂華之禍始此矣綱目謹志之故為左部帥書

發明

先王別異封域置夷狄於要荒之外其有慕義

內外之防也自曹操分匈奴為五部處之內地種類
漸繁晉氏繼之蓋知所革既不能然在朝之臣方且
交譽劉淵之才乃欲界之重任是所謂資寇兵借盜
糧縱圈檻之虎豹而使之噬嚙於通衢者也考之分

注如王濟李憲之薦甚非處夷狄之道至於齊王攸
一淵復生母亦還其部伍遣之出塞嚴為限胡之防
可也書晉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所以見五胡之亂
自北兆
矣噫

冬十一月晉大舉兵分道伐吳

吳主每宴群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宴
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
莫為盡力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
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且有朽敗臣年七十
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晉
主於是決意伐吳會王濬言孫皓欲北上邊戍皆戒嚴
乃更議明年出師杜預上表曰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
保夏口以東少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而陛下不過聽便
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向使舉而有敗勿舉
可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險
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表言羊
祜不博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

以利害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不出已
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不出已
功不在身亦由恃恩不慮後患而輕相同異耳自秋已
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不慮後患而輕相同異耳自秋已
昌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
年之討亦無及矣晉主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
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
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乃許之以華為度
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勗馮紇固爭之外寧主大怒充
免冠謝罪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十一月遣將軍琅邪王佃出
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
陵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都督以冠軍楊濟副之充固陳
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楊濟副之充固陳
伐吳不利且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詔曰君若不行
吾便自出充乃受命將中軍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覽曰延視息也猶言少延殘喘漢書獻帝時楊阜
應帝王篇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臣心實了句絕謂
我此心實曉了此事直是直猶言但也推枰蒲兵反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晉武帝咸寧五年

謂綦局為枰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而不伐是謂內憂也涂中涂音途水名出益州牧靡南山西北入澠

誤外寧必有內憂今按左傳晉侯伐鄭楚子救鄭晉范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山濤引此而言外虞則安肆自必有憂所謂能平吳則外寧矣然既無外顧之虞則安肆自如無所忌憚內當有可憂之事生何不釋吳勿

質實 漢獻帝建安十年見

年九

十二月晉馬隆破樹機能斬之凉州平

馬隆西度温水樹機能等以眾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陘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餘里殺傷甚眾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至晉主撫掌歡笑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凉州矣隆至武威鮮卑大人帥萬餘落

質實 武威郡名注見

漢光武建武十年凉州

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晉詔議省員吏

考異

提要作吏員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傳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其清静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畧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徵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保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

集覽 九寺說文寺廷也治事者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相嗣續於其內也正議曰九卿所居曰寺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卿後魏以來卿名雖仍舊而所蒞之局則謂之寺因曰九寺也蘭臺注見漢章帝元和元年劇易猶言難易也

反竭吉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六終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七

起庚子晉武帝太康元年凡二十五年
盡甲子晉惠帝永興元年

子庚

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春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
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
監盛吳人於江碛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

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
步縛草為人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

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
在船前過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

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
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

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城
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歸伏兵隨入虜歆而還濬

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伍延於是
沅相以南軍都督陸景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伍延於是

而撫之詔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
造秣陵預當鎮靜零挂懷輯衡陽預遂分兵益潘戎遣
羅尚與潘合攻武昌降之預與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
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
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
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
帥方畧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眾至
牛渚瑩曰上流諸軍素無戒備晉水軍必至此宜畜力
以待之若幸而勝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則
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及今渡江猶可決
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兵勢萬倍
乘勝迎之不憂不破若坐待蜀兵之至恐士眾散盡君
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三月渡江與晉揚
州刺史周浚戰大敗于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
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
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
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技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
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為晉兵所
殺奔斬瑩等吳人大震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
至建業受王濬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

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
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
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悌敗
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
使白王濬惲曰濬聞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
浚固使之濬果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今者違命
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
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充萬里之寇以
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
進豈一須詔令乎濬不聽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
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
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為眾
患若至是殿中數百人請於吳主曰正坐岑昏耳吳主曰
舉刃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曰
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共收昏屠之吳陶濬謂吳主曰
蜀船皆小今當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
合眾授濬節鉞未發而潰時琅邪王伧亦臨近境吳主
分遣使者奉書濬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伧伧曰風利不得
山濬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
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石頭吳主

皓面縛與觀詣軍門降濬解縛焚觀收其圖籍克州四

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朝廷聞吳

已平群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

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

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

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

表固爭使至輟輟而吳已降充慙懼請闕請罪帝撫而

不**集覽**丹陽監盛紀輿地志歸州枳歸縣東有丹陽城

荆門今江陵府在夷陵縣江南岸其山對起如門上合

門地有荆門山在夷陵縣江南岸其山對起如門上合

下開與江北岸虎牙山相對巴山在歸州也有湘潭湘

沅謂沅陵今沅州也湘謂三湘今潭州也有湘潭湘

于江陰合洞庭中湘水出零陵郡始安縣陽海山東入洞

庭下交廣即今廣州也春秋北粵地漢置交州置廣州

以交州遷番禺孫權徙交州理龍編分交州置廣州

桂零謂零陵郡今永州也桂謂桂陽郡皆秦長沙郡地

在湖南漢武分置二郡牛渚一名采石在太平府當塗

縣北山下有磯古津渡也與和州之橫江浦相對六朝

屯戍之地仲思諸葛靚字建平秦蜀南郡三國吳置建

平郡於巫縣今歸州是也龍驤王濬為龍驤將軍九列

九鄉之序列三山太平州繁昌縣東北四十里有三山

磯下流去蕪湖縣二十五里方舟爾雅方舟者併兩舟

而行也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漢獻帝時曹操孫

策為討逆將軍先是表術表策為懷義校尉**質實**橫江

漢獻帝興平元年唐彬魯國鄒人丹陽古邑名注見周

報王三年西陵縣名注見周報王三十六年一統志云

荆門本山名在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大江南與虎牙山

相對漢為南郡臨沮當陽編三縣地晉隆安中置武寧

郡治於編隋屬荊州唐初於長林縣東境置基州貞元

中析置荊門縣五代時高氏建為荊門軍治當陽尋省

宋復置軍徙治長林端平間又徙治當陽元陞為府移

治古城尋降為荊門州本朝以長林縣省入改屬荊

州府夷道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樂鄉城名注見

康帝建元元年巴山在荊州府巴東縣治南沅湘二水

名沅水在辰州府城南上自辰州界流入桃源縣境經此東流至龍陽縣北入洞庭湖湘水在長沙府西環境而二源出廣西興安縣海陽山西北流至分水嶺分爲湘猶相也言有所合瀆猶離也言違湘南流湘水至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水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達洞庭交廣本二州名春秋爲南粵地秦於此置南海郡後趙佗據其地漢武帝時討平之復爲南海郡屬交州刺史東漢末遷交州治番禺三國吳又遷交州治龍編而於此置廣州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後改廣州曰番禺初又改爲南海郡唐復置廣州總管府陞大都督府天寶初改廣州清海軍乾元初復爲廣州唐末置清海軍節度宋爲廣州府隸廣東道胡奮臨涇人夏口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武昌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秣陵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郡零桂即零陵桂陽二郡零陵郡漢初所置治零陵縣屬荊州三國屬吳晉屬湘州又分零陵置營陽郡劉宋改零陵郡爲國南齊改國爲郡梁改營陽爲永陽郡隋置二郡置永州治零陵縣大

業初改爲零陵郡唐初復置永州屬江南道天寶初改零陵郡宋復爲永州屬荊湖南路元爲永州路本朝改衡陽郡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見漢武帝元昂五年獻帝興平二年金陵牛渚山名在太平府城北二十五里下有磯曰牛渚去采石磯僅一里舊爲險要備禦之地亦名然犀浦世傳下多水怪物晉溫嶠燃犀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幘其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即此周浚汝南人建平郡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巫縣三山磯名在太平府繁昌縣東北四十里下流去蕪湖縣二十里五里石頭城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書法

予死之凡國滅書死之書迎戰者善辭也戰死之重

雖亡而不爲無人馬耳終綱目國滅書死之者三國

涼之亡也書掌據皆亡國之善辭也○書入石頭

發明

孫皓罪浮于桀張弟知其敗亡而爲之相不足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七 晉書 地理志

迎戰者故網目於此書諸軍並進則見敵勢之甚強書
死戰死之則見拒戰而死敵此所以予其全節者也
不然以全吳之眾無復一人死難如悌所云不亦辱
乎此固書法之意也○又曰平吳之舉渾濬爭功今
觀此書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則
其功固有歸矣此論功行賞之斷案也

夏四月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

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分詣荆揚撫尉牧守已下除其
苛政吳人大悅○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歛附
獨建平太守吳粲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爲金城
太守○五月皓至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縛
賜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爲郎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
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
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
此座以待陛下賈克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剥人
面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
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莹皓所
以亡對曰皓昵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
此其所以亡也他日又問吾粲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

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未終曆數有屬故焉
陛下禽耳帝善之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
在姊琅邪王妃家因就見馬靚逃于則帝逼見之靚流
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爲慙恨詔以爲侍
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

集覽 嬰城高誘曰嬰猶縈也謂
環兵以固守之也金城注
見漢後主建興八年西城泥頭顏師古曰謂以物蒙頭
如刑人之狀復十年復音福除也除免繇賦也下同漆
身皮面豫讓漆身事在周威烈王二年

質實 金城據集覽
非是金城唯臨洮府有金城郡注見漢
光武建武十一年未知是否知者察之

書法 漢高之初入關也書除秦苛法世祖之初至河
北也書除莽苛政於是書曰除吳苛政其子晉

以弔民
之師也

封拜平吳功臣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已意
甚愧忿將攻濬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得

解何憚與周浚使諫止渾渾不納表瀆違詔不受節
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疆盛有司請檻車徵瀆帝弗許
但以詔書責之瀆上書曰臣前按詔書直造秣陵以十
五日以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無緣迴
船及以日中至秣陵又索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符欲
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亦非當今之急不可承
用非敢忽棄明制也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
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
騰周浚書云瀆燒皓宮得其寶物瀆復表曰夫犯上干
上其罪可救率忤貴臣禍在不測孫皓方圖降首左右
已劫其財物放火燒宮臣至乃救止之周浚先入皓宮
王渾先登皓舟及臣後入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渾
浚已先得之矣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
累瀆至京師有司奏瀆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
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賈克及
渾邑八千戶進渾爵爲公以瀆爲輔國大將軍與杜預
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
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瀆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黨

與所抑每進見陳說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益州護軍
范通謂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
旋旆之日角中私第口不言平日之事若有問者輒曰
聖主之德群帥之功老夫何力之有此蘭生所以屈庶
頗也瀆曰吾始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
曾中是吾禰也時人咸以瀆功重報輕爲之憤邑博士
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瀆鎮軍大將軍渾嘗詣瀆瀆
嚴設備衛然後見之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泚清水以浸田萬餘
頃開楊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
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在鎮數餉遺洛中
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患不求益也
所下被蒙也當受渾節度之符文於日暮時方蒙行下
人名定見定決也決要得見兵人姓名降首降服而首
罪角中注見漢獻帝建安四年葛巾藺生所以屈庶頗
事在周赧王二十六年鄧艾之禍三國魏鄧艾征蜀劉
禪詰艾請降鍾會等欲陷之白於帝曰艾所行悖逆詔
書徵艾赴京爲衛璿所殺憤邑憤懣也邑本作悒憂也
泚泚水泚直凡反泚音育泚水出南陽魯陽縣東經襄
城入汝泚水出南陽鄧縣西北南入漢案水經注汝州

集覽

被渾

魯山縣有魯山澗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左傳襄十

八年楚師伐鄭涉於魚齒之下注南陽犍縣北有魚齒

山澗水出焉射不穿札言射無力也

射穿七札注見唐高宗儀鳳三年

時語謂人名定數可見者也

憤邑今按時人以王濬功

重報輕為之憤邑言憤懣不平而鳴嗚歎息也

通不訓為憂

又見第七卷

質實何攀成都郡人劉頌廣陵人澗水注

見漢帝玄更始元年漁川涪水注同

冬十月尚書胡威卒

威為尚書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即以下吾無所假

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

初置司州

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郡國

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詔罷州郡兵

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

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

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

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擾上流水陸

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

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

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

鎮愈重矣

質實

寧州注見漢武帝元壽元年

書法

漢高嘗書兵罷歸象矣光武亦嘗書罷車騎材

發明

官還復民伍矣皆美之也此書罷州郡兵其美

之歟譏忘武也大郡百人小郡五十何足以備

二年春三月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

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嘗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將竹葉揮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右父揚駿及弟玳濟始用事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疎退山濤數有規諷帝雖知而不

書法

先是一書選公卿女矣一書取良家女矣皆誠也於是復書選吳伎妾晉武之志益荒矣故前

取五千人不書於此特書之終綱目

發明

成湯放桀之後自謂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

入宮此皆亡吳之物既不能舉已故事誅之以吊吳民及乃尋其覆轍又甚益之遂至沈湎成疾以殞其軀肉未及寒社稷為墟生民塗炭然後知帝王兢業固非惡佚樂而好憂勤也所居天位所治天職刑曰天討賞曰天命夙寤晨興與天同運正所以為社稷生靈計耳嗚呼晉武苟知此意則將蚤夜孜孜

我寢不遑安烏有遊宴後庭之失哉六書于冊為後鑒也

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

物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橫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

集覽

慕容鮮卑王莫護跋始自塞外入歸遼西見不聽也燕代多冠步推冠好之遂襲冠馬諸部因呼

為步推其後音訛轉曰慕容因以為氏案姓纂鮮卑涉歸進拜單于遵循華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故以為氏彊橫暴橫也續古猛反若犬之獷獷不可附也前漢儒林傳叙傳曰獷獷亡秦注獷粗惡貌雜胡

戎狄之在塞內諸郡者雜居不一
質實 遼西一郡名注見漢宣帝本始三
在平遼二郡間後魏為遼西郡唐初復為營州隋開皇初置
營州大業初罷州置遼西郡唐初復為營州金皇統初
為廣寧縣大定間改為昌黎縣屬平州元至元中省入
海山縣未幾復置昌黎縣係海山入焉本朝因之屬
永平府

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

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
禮故老搜求俊又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書法

晉世刺史其可書者皆以裁亂稱自周浚而下
劉沈劉琨王遜賈疋麴允祖逖陶侃周訪譙王

丞段匹礮皆可稱國者也明帝以後刺史
除罷大抵出於柄國者之意而已矣

寅壬

三年春正月朔帝親祀南郊

禮畢帝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
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

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
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毅糾繩豪貴無所顧忌太子鼓

吹入東掖門毅劾奏之帝遣齊王攸私請於毅毅許之都官
毅効奏瑋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於毅毅許之都官

從事程衛徑馳入營收瑋屬吏考問先奏瑋所犯狼籍
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瑋官未幾復使白衣領職瑋

景獻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后之弟也散騎
常侍石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

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
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

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
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 **集覽**

糾繩糾督而繩正之顏師古曰繩索也所以彈畫而取
直者言正治其事亦猶是也鼓吹音律管壎之樂畫而取

馬上之聲漢已後以為鼓吹亦軍中樂於馬 **質實** 劉毅
上奏之都官從事注見漢桓帝延熹七年

掖人程衛曲周人羊瑋泰山平陽人景獻后即文帝后
羊氏石崇渤海人王愷惠帝母舅也文明后即武帝后

氏王

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勗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統侍側從容語及鍾會統曰善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漢高尊寵五王而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寵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諸將而克終非上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逆耳向令錄其小能節以大禮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水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之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

集覽

鍾會三國魏太祖時與

鄧艾滅蜀後謀反伏誅

魯縣名注見周太

祖廣順二年曲阜

夏四月魯公賈克卒

質實

魯縣名注見周太

祖廣順二年曲阜

克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至是薨無嗣妻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孫曹軫諫曰禮無異姓為後之文槐表陳之云克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不得以為比及太常議謚傳士秦秀曰克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鄒養外孫莒公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鄒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

集覽

自憂謚傳史記謚法解終請謚荒公帝更曰武

傳者以生存之行悉錄之可傳於後世也故曰行出於已名生於人賈克生存悖埋溺情恐人錄之是以自憂始封無後者謂初受封而無繼嗣者春秋書莒人滅鄒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鄒音似陵反通作繒穀梁傳莒人滅繒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莒羸姓繒似姓皆

質實

韓謚南陽堵陽人

書法

武欲廢之揚后猶曰公問有大勲勞然則晉

德克至矣書爵所以著司馬氏之心也

發明

賈充晉之趙穿耳觀更純高貴鄉公之問與孫皓弒君不忠之謂則充之罪惡非惟舉國知之雖隣敵亦知之矣今綱目書爵書卒畧無貶詞何哉天理人心之固有充雖元惡然老病垂死方且自憂謚荒公博士秦秀猶是為晉掩護不欲斥言之耳書謚荒則是小人之心未始安於為惡也昏亂紀度請法如此豈予之哉正以著晉氏崇獎姦賊保全始終之意顯其志也

冬十二月以齊王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軍事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揚珧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皆歸心齊王陛下試詔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王渾上書以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今出之國假以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懼非陛下追述先帝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歷觀古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疏者庸可保乎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燾中護

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濟德又使其妻公主俱入涕泣請帝留攸帝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德而憲遂以年老遜位卒於家憲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集覽**吳楚逆亂漢景時吳王濞楚以王官人以此稱之元王戊謀反呂霍王氏漢高后時諸呂宣帝時諸霍平帝時王莽皆以外戚篡逆未嘗私以王官不以天子官爵有私於人**質實**扶郡名注見周顛王八年岐

散騎常侍薛瑩卒

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政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温恭脩慎不為諂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其四五之間乎**質實**吳郡注見漢獻帝建安五年

四年春正月除祭酒曹志等名賜齊王攸備物殊禮

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專秦秀等曰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違舊章矣曹志嘆曰安有如此之論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自義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纒得沒身而周漢親踈為用此明事之明驗也志以為當知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異論遂免志官其餘皆付廷尉廷尉劉頌奏專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此時乃獨為駁議留中七日乃詔專等七人免死除名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六

集覽 召穆公名虎召公奭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馬

王卿士也召采地名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三事三公也掌天地人三事漢百官表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五世反葬記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注齊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子孫生馬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曰營丘八座漢制左右僕射并戶吏禮兵刑工六部尚書凡八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一令一僕射為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為八座隋唐八座注見唐太宗貞觀十年留中七日留所奏於

正誤 八座今按漢成帝初置尚書五宮中七日不報

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尚書各一人後又置三公曹氏為五曹後漢五曹六人其三公曹二人或說有六曹分客曹為二也并一令一僕為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為八座晉與魏同至隋始定吏禮兵戶刑工六部集覽以二僕六

實實 庾專 鄢陵人純之子

書法 殊禮何六佾軒縣黃鉞朝車也殊禮有三詳漢

平元年惟齊王攸得書賜書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四詳漢高帝七年惟蕭何得書賜然則此其先書除曹

平元年惟齊王攸得書賜書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四詳漢高帝七年惟蕭何得書賜然則此其先書除曹

志名何以見帝之違正論而疎親賢也除名之例三
除某名者無罪之辭也某以罪除名者有罪之辭也
但書某除名者薄
乎云爾之辭也

三月朔日食○大司馬齊王攸卒

攸憤怨發病亡守先右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無
疾河南尹向雒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
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雒憤恚而
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嘔血而薨帝往臨喪其子罔
號踊陳許詔即誅醫初帝愛攸甚篤為荀勗馮統所構
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
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
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帝敬憚
之每引同處必
擇言而後發

書法

書為晉惜也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賢也至親
且賢徒以荀馮浸潤詭為身後之慮必欲出之
以至嘔血而卒帝亦閤甚矣使齊王不死
豈無益於孱弱之嗣乎故綱目特書惜之

夏琅邪王佃卒

子諡曰武觀嗣

書法

卒佃何詳東
晉之世也

冬河南荆揚大水○歸命侯孫皓卒

書法

書孫皓卒何予存厚
也吳滅於是四年矣

五年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昔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劉毅曰
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乃止

集覽

龍降夏庭卒為周禍注見

質實

武庫注見漢
景帝三年

六年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
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

巳乙

辰甲

銓次等部以爲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
降之吏部憑以爲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
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疆弱是非
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一也今重州都者本輕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言
議也今重州都者本輕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言
大臣二也本立格於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
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
不裁之今乃法獨中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
猶不識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
當官著效者或附甲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實
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獲高叙抑功實
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限徒結白論
才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限徒結白論
狀相妨七也天下之人馬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
以植其私天下之人馬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
此論之職一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承喪亂之後
中正更立一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承喪亂之後

士流公卿以下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今九域同規宜用士
斷自公卿以下無地故立九品之制今九域同規宜用士
中正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
始平王文學李重以爲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
就則士斷之實行矣帝改集覽皆取本土之人任句絕爲
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集覽皆取本土之人任句絕爲
其才德而等第之謂之銓次士斷以土著之例爲決斷
也土著謂著土地而有常居者無復縣客縣讀曰懸縣
寄客寓也韓昌黎文淳寄孤縣之義始平王文學李重
文學官名即文學掌故也始平王府之文學姓李名重
正誤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爲之使銓
太甚耳自皆取至爲之十七字只一句使如字屬下句
言取本土之人見任朝廷之官德充而才盛者爲中正
使之銓次等**質實**始平郡名注見楚
級爲九品也

以王渾爲尚書左僕射

時渾子濟爲侍中嘗坐事免官久之帝謂和嶠曰我將
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責

讓之既而曰頗知愧不濟曰尺布斗粟之謔常為陛下
愧之他人能令親者疎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愧陛下
耳帝集覽和嶠姓名也嶠渠廟反尺布斗粟漢淮南屬
然不奉法被廢處蜀不食而死民作歌曰一尺布尚可
縫一斗粟尚可春兄第二人不相容今王濟援此以喻
齊武不能用質實和嶠汝南人

早○秋八月朔日食○冬慕容廆寇遼西

初慕容涉歸卒弟剛篡立至是剛為其下所殺迎涉歸
子廆立之涉歸與宇文部有隙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
怒入寇遼西殺畧甚集覽廆戶賄反宇文部鮮卑之別
衆自是每歲犯邊東塞外因獵得王璽以為天授也鮮卑俗
謂天為宇故號宇文部後遂以為氏焉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司徒魏舒罷

舒稱疾遜位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
者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

之在前忽
馬在後矣
質實魏舒任
城樊人

八年春正月朔日食○太廟殿陷秋九月改營之

書法上書正月朔日食下書太廟殿陷則陷於正月
也陷於正月營於九月而成於後二年之四月

帝之慢於宗廟如此其與遣使作治六日而成者大
異矣漢昭帝元鳳四年故十年書太廟成凡宮室宗
廟書成皆久
而後成者也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日食

書法日食三朝大異也帝之世嘗再書矣於是又頻
三年見之自綱目以來未之有也帝即位至是

二十四年書日食十有七而食三朝者凡五又且連
歲三見間一歲而國有大喪變不虛生信哉兩晉日
食之數未有
如武帝者矣

發明春秋書日食多矣未有連三年日食正旦者非
惟春秋雖歷代亦無之此天下之大異也晉武

年丙

年丁

年戊

是時極意聲色故災變若此甚至太廟殿陷星隕如雨迭書于冊使其惕然知寤屏去物慾改紀立政擢用忠良一意恐懼脩省若禍至之無日猶或天意可回今乃昏於沈湎恬弗之警然後天亦不復示戒而帝遂即世矣自是而後禍難繼興必至于大壞極弊而後已人主觀此可不知所警懼也哉

○旱考異

提要早上

○秋八月星隕如雨

集覽

隕羽敏反落也亦作

賈○地震

書法

自漢建興十五年書地震是後五十年無聞焉於是再見

酉巳

十年夏四月太廟成○慕容廆降以為鮮卑都督

廆謁見東夷校尉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

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慚鮮卑段國單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

覽

中衣士大夫衣冠段國單于皝仁昭廆之三子名

質實

一統志云徒河漢之縣名屬平州慕容廆

析置神亦縣遼改徒河為安昌縣元並廢又有未樂興城二縣皆遼置元省之故城在遼東廣寧中屯衛境內

虞舜時已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十一月尚書令荀勗卒

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又在尚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愾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

諸君何

集覽

罔愾罔與罔通愾且亮反字或

質實

鳳凰池俗

謂中書省也

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揚駿忌汝南王亮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東為秦

王都督關中瑋為楚王都督荊州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以為長沙王穎成

都王晏吳王熾豫章王演代王孫通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適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

五歲率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通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通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偏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過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之傳寔以時俗喜進趨少肅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一官闕則擇為人所讓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闕則擇優劣難分讓則競推於勝已而賢智顯出當此時也退身脩已則讓之者多矣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時又封宗室數人淮南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法禁素寬未可遽革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臣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李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勢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諸侯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於下非難也

難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也○今陛下精於造始而畧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群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太重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歲終課功校簿而行賞罰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故上之細故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故繆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不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實則撓法是自然禽矣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勲在於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不作役以此傷所憑竊以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集覽**假節假去聲借與以節者欲以重其威也○蘇鶚演義曰節使者所擁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為旌幢之形○近世漸長數尺顏師古曰節編旄牛尾為之其耗三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蘇武執節牧羊節毛盡落是也○通謝章

通進也謝章謂謝除官之章表也漸靡而往靡順也漸
順方可進外寺劉詔曰寺廷也九卿所居釋名寺嗣也
理事之吏嗣
續其中也

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

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
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孝惠皇帝永熙元年

考異

按是年四月武帝崩惠帝即位
當於歲首大書十一年分注孝

惠皇帝永熙元年明年歲首

考證

當去此八字補書十一
年分注惠帝永熙元年

○謹按是年四月晉武帝崩歲首即太康十一年也當依
章武三年例以前為正或曰愍帝亦四月即位元帝三月
即晉王位夫何以後為正乎曰不同也是年書太康十一
年者正武帝之終次年書元康元年者正惠帝之始此綱
目之正例也愍元二帝即位之年即書元年本春秋之法
也魯昭公在外薨定公六月即位故於歲首即書元年晉
懷帝永嘉五年漢人遷帝于平陽明年漢封為會稽郡公
晉已曠歲無君矣又明年被弑懷帝不得正其終而愍帝

雖四月即位故必於歲首追書建興之號至四年復降于
漢愍帝又不得正其終明年三月元帝即晉王位亦必於

歲首追書建武元年二者非惟夏四月以楊駿為太尉輔

政質實

此條提要政下當接一條帝崩
至立皇后賈氏共為一條為是

發明

託孤大事也觀之顧命一書則可見矣自漢以
來率以名德重望居之亦未有獨任其責者晉

惠庸愚使賢者輔之猶懼不免况一蠢繆之徒乎然
是時晉武迷亂制由中閫故書以楊駿為太尉則見
舉朝無人失所付託之意書輔政而不書受遺則見
命出非正未嘗親受顧託之意然則晉氏之亂蓋已
兆於此時矣豈待八王造禍而後見哉人主
觀此其亦擇賢用能預為燕翼之謀可乎

帝崩太子秉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

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人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以
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間正色謂曰何得便
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且
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

政帝領之右召華虞何劭作詔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問汝南王來未左
右言未至遂崩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
失色於人太子即位駿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亮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而行或
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圖之亮夜馳赴許昌乃免

集覽

要近要謂清要權要之官近謂左右適也
小間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稍間臣

書法

不踰年改元也賀善贊曰晉武即位以來書除
宗室禁錮書以傳玄等為諫官書罷山陽督軍

書用故漢名臣子孫書禁獻奇技異服往往有可觀
者然暗於知子納妃賈氏而啓五王之亂蔽於信讒
疎斥齊王而失燕翼之謀於防惠尊寵劉淵而基
亂華之禍綱目每深惜而備書之蓋其以位為樂無
深長思是以晉運方新而災異狎至書日食十有七
而食三朝者五書水災四而連數州者二書星變四
而李紫宮者再而又書大疫書螟書旱
雖能開創帝業身歿而天下大亂宜矣

發明

立右國之意若必備六禮則國有大喪豈宜行
祖承桃之意若必備六禮則國有大喪豈宜行

五月葬峻陽陵詔群臣增位賜爵有差

此况嗣君方當痛割之初乃於是日即舉其典何邪
且賈氏既為元妃位號已定婦人初無外事與人君
繼位不同若徐待從吉亦未為晚不然則少須易月
之後循云可也今乃汲汲正位遂與太后並尊畧無
婦姑之別賈氏逆亂之禍自此萌矣綱目上書帝崩
次書尊皇太后次書立右賈氏比而觀之其義曉然
在中然則賈氏之惡豈待他時弑
姑殺子亂政敗國而後見哉吁

揚駿自知素無美望欲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將軍傳
祇謂曰未有帝王始崩而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詔中
外群臣增位賜爵有差復租調一年散騎侍郎何攀奏
曰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
革命之初輕重不倫且大晉卜世無窮制當垂
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卿矣不從
調復芳目反漢書注復謂不徭賦也唐書注有
田則有租租出穀有戶則有調調出繒纈布麻
志云峻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傳祗地泥陽人

集覽

質實

書法

新喪立后踰月而葬葬而行

發明

上書葬峻陽陵下書詔群臣增位賜爵則是以國喪為幸而樂之也楊駿小人欲以是取媚於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考

異

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

從揚濟遺成書曰諺云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

咸復書曰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

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而

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性忠益而返不見怨疾

乎典禁以賈后險悍多權畧忌之以其甥段廣管機密張

太守孫楚謂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少府蒯欽數

以直言犯過疎我之懼欽曰可揚文長雖閣猶知人無罪

辟自奴東姓二人王彰為不敗况揚太傅昵其友怪人疎遠

君子專權自恣乎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應

其辟乎且武帝不惟杜搜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

後非其人待也**集覽**作直荀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

信注包氏曰慳慳也李氏曰慳慳自信之貌弘訓少

府弘訓官名也少府掌中服御諸物實貨之屬文長揚

字駿**正誤**時為太保爵菑陽公**質實**孫楚太原中都人伊

年興元**書法**矣書假黃鉞自司馬昭始昭自受鉞駿乎不臣

故終綱目書百官總已無書百官總已者矣終綱目

漢哀帝元壽二年舍是無書百官總已者矣終綱目

書假黃鉞七司馬昭揚駿謝安蕭道成高歡湘東王
元顯 劉裕 元顯 劉裕

發明

在易曰九四曰位任天下之覆公餗其形渥凶夫
九四為大臣之位任天下之覆公餗其形渥凶夫
力共理猶懼弗勝而四乃下應初交初陰柔小人
可用者而四用之宜其不勝任而敗事至於折昂之
足傾覆其實緒然報汗而其形渥凶也聖人既著其
義於象而於辭復申之以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力
少任重鮮不及矣之語然後知居大臣之位者所
若是其重固不可用非其人而敗乃公事也揚駿以
斗管下愚之才當柱石難勝之任居庸之疑是時
后窺伺於內諸王窺伺於外君德昏庸群小疑結
以上智居之猶慮不免觀之戒駿之辭所為若此求
小人踈遠君子正犯覆餗之戒駿之辭所為若此求
不亡難矣綱目書以聽詞繁而太傅大都督假黃
朝政百官總已以聽詞繁而太傅大都督假黃
非其據者之戒也聖人象鼎繫易之意豈欺我後世處

秋八月立廣陵王適為太子

通既立以何邵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拜母
謝氏為淑媛賈氏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初和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
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
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
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從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
謂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嶠曰臣昔事 **集覽** 淑媛顏師
先帝魯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集覽** 淑媛顏師
也爾雅美女為媛注所以結好媛也索隱曰淑媛後宮
女官也媛于眷反近進句絕謂太子近來有進益也
質實 裴楷聞喜人 秀之從弟

以劉淵為匈奴五部大都督。琅邪王觀卒。

謚曰恭 子睿嗣

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為庶

亥辛

人考異

太后下漏

考證

當補書孝惠帝於元康之上

初賈后為太子妃常以妬手殺數人又公間有戰擲孕妾子
 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揚后曰賈公間有大勳於社
 稷豈可以其女妬而忘之邪妃得不廢后數誠厲妃
 不知其助已返以為恨至是邪妃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
 政而為揚駿所抑殿中即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
 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
 璋璋許之乃求入朝至是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
 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璋屯司馬門駿聞變
 召官屬謀之主簿朱振曰必闔豎為賈后謀不利於公
 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引東宮及外營兵擁
 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
 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
 奈何燒之皇太后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
 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
 就殺之遂收璠濟及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璠臨刑告
 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等皆夷三族璠臨刑告
 之子也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復諷群公奏曰皇
 太后圖危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

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當其
 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成皇后
 居異宮以全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詣金墉城
 詔可又奏昨詔原駿妻龐氏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
 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
 髮稽顙上表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董養遊太學升
 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覽赦書謀反大逆
 皆赦至於殺祖父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故
 也公卿處議至此天人**集覽**闔豎闔音淹通作奄又音
 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掩宮中掩關閉門者周禮
 內小臣以奄人為之注奄謂精氣閉藏者豎音樹周禮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注豎未冠者之官名也童
 子出入便疾故使之通命令治小事焉表在石函石函
 宗廟中藏神主石室也揚太后叔父璠上表事在武帝
 咸寧二年**質實**屬琅邪郡北齊廢之故城在青州府沂水縣
 南五十里金墉城注見魏元帝咸熙二年董養浚沂人
 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成皇后事見漢哀帝元壽元年
書法也故斥書賈氏

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成皇后事見漢哀帝元壽元年

發明

楊駿力小任重自取顛擠楊后私其所親傾覆

罪賈氏者上下之分不可亂也賈氏之惡如此而晉

朝公卿曾無立異莫不相與文飾姦言證成其事獨

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

亮欲悅眾論誅揚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

丞傳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

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

况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

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繇兄澹素惡繇屢譖於

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於是謐彰權勢愈盛謐雖驕奢

而喜延士大夫彰與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摯虞左思

牽秀劉輿與弟琨等皆附於謐號二十四友崇與岳尤

諂每謐及廣城君郭槐出

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水之東屬平州括地志云帶方

故城在樂浪郭槐賈充妻姓名

質實陸機吳郡人抗之

虞京兆人左思臨淄人劉輿

中山人廣城縣名未詳沿革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太宰亮太保瓘以北軍中候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

兵瓘以裴楷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之國瑋長

史公孫弘舍人岐盛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

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

李肇矯稱瑋命諧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

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

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也諸宮門免亮瓘

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亦欲因此復紘怨遂勒本軍

復矯詔召三十六軍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收

戰不聽遂為肇所執嘆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

世子矩俱死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

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為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

之至是晦從遐收瓘殺瓘及子孫共九人盛因說瑋

誅賈郭以正王至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董猛說賈后

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

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齊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代遂執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璿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頭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搥登聞鼓訟璿冤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璿爵

集覽

騶虞幡 幡上即白虎幡也說文騶虞仁獸也

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召南詩仁如騶虞文公傳曰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尚書大傳云騶虞尾倍於身國臣姓名也搥登聞

正誤

衛璿女與國臣書今按

侯進爵為公國臣謂其官屬如主簿劉繇等集覽

太宰亮宣帝第四子楚王瑋武帝第五子

發明

亮璿惡楚王之剛愎欲去其兵權孽后乘隙使楚殺亮璿而楚亦不免綱目不復分別皆以右

殺書之蓋楚為后殺二人而尋以專殺受戮雖曰假手於楚其實皆賈氏殺之耳書法原情定罪歸惡於賈宜矣况亦亂世之事不足深辨者乎

以賈模張華裴頠為侍中並管機要考異

提要裴頠下有裴楷二字據分

注當從

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謚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為衆望所作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

集覽

頠魚質實

平陽襄陵人克之族子裴頠河東人秀之子

發明

張華博物洽聞為晉名人賈氏以其雅有籌畧為衆所依使之輔政為賈氏之計得矣華於此

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之間朝野安靜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綱目書華與模頠並管機要則其昧於危殆不入亂邦不居之意多矣惜哉

子壬

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

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齊騶虞幡麾眾曰楚

王矯詔勿聽也眾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

璿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頭一國無言春秋之失

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搥登聞鼓訟璿冤

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璿爵

文騶虞仁獸也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召南詩仁如騶虞

文公傳曰白虎黑文不食生物尚書大傳云騶虞尾倍

於身國臣姓名也搥登聞

鼓注見唐代宗大曆四年正誤衛璿傳泰始初自菑陽

侯進爵為公國臣謂其官屬如主簿劉繇等集覽

以為姓名非也又張華傳封莊武郡公國臣竺道

太守亮宣帝第四子

楚王瑋武帝第五子

發明亮璿惡楚王之剛愎欲去其兵權孽后乘隙使

殺書之蓋楚為后殺二人而尋以專殺受戮雖曰假

手於楚其實皆賈氏殺之耳書法原情定罪歸惡於

賈宜矣况亦亂世之事不足深辨者乎

以賈模張華裴頠為侍中並管機要考異

提當從 裴楷二字據分

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謚與后謀以張華

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為眾望所作乃以華

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

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

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

年之間雖閣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平陽襄陵人克之族子

裴頠河東人秀之子

發明張華博物洽聞為晉名人賈氏以其雅有籌畧

為眾所依使之輔政為賈氏之計得矣華於此

子壬

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弒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

時不能深明去就之義委身賊后雖曰數年之間朝

野安靜然大本不立豈能自免綱目書華與模頠並

管機要則其味於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之意多矣惜哉

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右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殯之

書法

於是太后悉奪太后侍御絕膳八日而終直書曰

而為后所弑二
晉賈氏魏胡氏

發明

子不可以廢母婦不可以廢姑前已書廢太后為庶人而此猶書故皇太后者不予其廢也奪

其侍御絕膳而卒直書曰純者正其罪也賊后恣行若此晉國猶為有人乎君子猶可立其朝乎

三年夏六月弘農兩雹

質實

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陝

深三

書法

於是雹深三尺大異也綱目書雹二十有四年有深五寸者矣元康五年有深二尺者矣漢景帝

二年有深二尺五寸者矣漢宣帝地節四年未有深於此者也

寅甲

四年大饑司隸校尉傅咸卒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卯乙

五年夏六月東海兩雹

質實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鄭

深五

書法

綱目書雹二十四自是無書者矣史失之也詳漢景帝二年

荆揚兗豫青徐州大水

考異

提要作兩雹大水無東海荆揚兗豫青徐州九字

書法

大異也水殆半天下矣終綱目水連數州者十一未有多於此者也詳晉已丑年

冬十月武庫火

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器械

書法

於是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人器械大變也綱目書武庫火一漢安帝元初四年武庫火三漢

桓帝延熹四年是年唐玄宗天寶十年莫甚於是年矣

索頭分其國為三部

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祿官自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倚
 陂之北使兄子倚也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倚
 色弟倚盧統之代人衛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徃依
 拓跋氏說倚也倚盧招納晉人倚也悅之任以國事晉
 人附者 **集覽** 索頭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濡源在幽州
 稍衆 **集覽** 分漢地理志濡水出涿郡易水東至范陽
 入濡濡音奴官及參合陂蘇林曰代地名參讀曰三漢
 雲中郡有參合縣案雲中今大同府是括地志云參合
 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倚也沙漠汗子 **質實** 上谷郡
 也色音駝盛樂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質實** 名注見
 秦王政三年一統志云濡源濡水之源也源出保定府
 易州城北三十里窮獨山東南流至易州支分入城近
 專方四里許淵而不流號聖女水漢書云濡水於曲逆
 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代郡
 注見秦王政二年定襄縣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六年

辰丙

六年春以張華為司空夏匈奴郝度元反

匈奴郝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羗盧水胡俱反殺北地
 太守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
 解系爭軍事朝廷徵倫還以梁王彤代之系表請誅秀
 以謝氏羗張華以告彤使誅之秀友人為之說彤得免
 倫遂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因求錄 **集覽** 此
 尚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 **集覽** 此
 注見漢哀帝建平元年馬蘭羗晉書注馬蘭羗即馮翊
 羗也盧水胡晉書注盧水胡即北地胡也解系姓唐
 叔虞食邑於解縣 **質實** 馮翊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
 後因氏馬解音蟹 **質實** 十一年同州解系濟南人

秋八月秦雍氐羗齊萬年反冬十一月遣將軍周處等討

之考異

討當作擊

初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威梁王彤嘗違法處按
 劾之至是秦雍氐羗悉反其帥齊萬年僭帝號圍涇陽
 詔以處為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中書
 令陳準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軍帥之才進不求名退

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周府君有

質實

涇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

關中饑疫○十二月畧陽氏楊茂搜獲仇池

初畧陽清水氏楊騎始居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疆盛徙居畧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奔萬年之亂帥部者多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衛護資送之

覽

清水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仇池古西戎地漢武置武都郡晉為仇池郡西魏改成州宋陞同慶府寰宇記仇池山在隴西成州西百里高七里餘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山上平地方二十里四面壁立峭絕自然

有樓櫓却敵之狀上有崗阜泉源皆為白馬氏豪族楊氏所據因呼為仇夷斗絕斗與斗通言如斗之峻立絕

謂也 **質實** 畧陽郡名注見懷帝永嘉四年一統志云仇池城名在鞏昌府西和縣南仇池山戰國為

白馬氏魏改為成州 國難當二世據此後魏於此置仇池郡西魏改為成州 國朝降為成縣屬鞏昌府舊志仇池

池城天生斗絕壁立千仞石角外向如雉堞然惟有一門可通上有田百頃泉九十九眼 **羊腸坂** 名注見周安

王十 六年

七年春正月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

巳丁

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身亡為國取耻彤駿逼遣之處攻萬年於六陌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 **集覽** 梁山杜預

郡夏陽縣北括地志云在古雍州 **質實** 一統志云梁山

城西五里古公亶父 城西北至岐下即此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七 晉惠皇帝元康六年 七

書法

書死之何子節也終綱目書死之五十四詳漢孺子嬰居攝元年而晉世書十有三周處劉沈

秋七月雍秦早疫

米斛 質實

雍秦二州名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九月以王戎為司徒

戎為三公與時浮沉無所匡救委事僚寮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常鑿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異同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是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品題人物舉世以為儀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不可非此人也廣性冲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

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為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厲聲呼之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卓比舍即釀熟因夜至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為爾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庶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雅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為分者也故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觀俗已成頽論亦不能救益於已有之群生哉然而習俗已成頽論亦不能救

集覽

僚案僚與寮通爾雅寮寮官也郭璞注同地為寮同官

為寮將無同為句將無猶言無乃得無之類溥南王若

虛曰將無同其意蓋言同也寧馨孫奕示兒編曰程大

昌演繁露云寧馨音寧亨猶言恁地也藝苑雌黃云晉

書寧馨兒是也劉禹錫送日本僧詩為問中原道學門

有寧馨兒是也劉禹錫送日本僧詩為問中原道學門

幾人雄猛得寧馨則又作平聲要之平又雖殊其意一

也洪邁容齋遺筆曰寧馨字晉宋間人語助耳後遂以

寧馨為佳或以為鄙殊不然也今吳語多用寧馨為問

猶言若何也溥南王若虛曰邁引吳語為證是矣而云

若何則義未允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云寧猶言如此

馨語助也此得其當折理約言以分別義理如破木然

胡母索隱曰母音無應劭風俗通云其先本陳胡公之

後公子元奔齊遂有齊國齊宣王母弟封母卿遠本胡

公近取母邑故以為氏任放任縱意也放謂放誕也彥

國輔之字比舍比毗至反禮地官五家為比取其相聯

比而居也綜世之務綜機縷也謂整理當世之事使皆

有紀若機之有錯綜萬物之生以有為分實實阮咸陳留尉

則無是有所遺者也分扶問及分實實阮咸陳留尉

子王衍琅琊臨沂人戎之從弟樂廣南陽清陽人胡母

輔之泰山人謝鯤陽夏人王宅城陽人畢卓新蔡鮑陽

人老莊注見成帝咸康三年

索頭猗屯西畧諸國

猗屯度漠北巡西畧諸國降附者三十餘國

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揚冀州大水遣侍御史李苾慰勞

漢川流民

畧陽巴氏李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

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畧陽天水寺六郡民流移

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之

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

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劔閣苾受流民

午戊

儲宜令就食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特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

集

覽注見漢武帝元符元年巴郡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氏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氏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氏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

後主注見三國漢質實任俠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漢光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建武元年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

漢川郡注見周報注見王四年注見

書法始晉之失蜀自苻

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考異討當

張華薦觀沈毅有文武才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未已

九年春正月觀擊萬年獲之考證萬觀上漏齊字

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疆則侵

邊城不弛固守疆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

獲安疆場不侵而己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

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

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歲之後族類蕃

息求初叛亂夷夏俱散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蓋有際會

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以禦蜀蓋宜在此

計今已受其敵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

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士庶既冒侮其輕弱以貪

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

也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析散與關中之人戶為

仇讐之際徙諸羗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諸氏出還

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安集之糧令足自致各附

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

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閩山河為害不廣矣

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至數萬

正始中母丘儉討高句驪徙其餘種於榮陽戶落今以

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

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且顧其微弱耳夫

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二民之富豈

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
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不用丘濬
曰臣按昔人有言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劉淵匈
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
風符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
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暴貪悍樂鬪喜亂
之志態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
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爭之場者幾
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為國家遠慮者其尚為子孫計
豫有以杜絕弭之毋謂彼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
輕忽之哉晉之集覽執贊贊之言至也古者相見之禮
事可鑒也已晉之集覽手有所執以告至也古者相見之禮
子之贊羔鴈雉婦人之贊棗栗鍛脩范甯解云上大
夫用羔取其從群帥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鴈取其知時
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牼取其居介交有時
別有倫也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牼其居介交有
也夏用之備腐臭也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也
脩脯也加薑桂曰鍛鍛脩取其斷自脩飾也鍛與段
暇通音丁亂反贊與挈通記曲禮篇凡挈天子贊諸侯
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挈匹野外軍中無贊以纓

拾夫可也婦人之挈唯用告神為至也說者以天子無容
禮以鬯為挈者所以挈惟用告神為至也說者以天子無容
驚鴨也纓馬繫纓也拾謂射鞬也棋俱羽及枳也實
榛實似栗而小關中古者郊畿千里王業本根於是在
馬秦嘗用之以顧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三輔舊事
云東有函谷南有峽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四關之中
故謂之關中也永初漢安帝年號先零注見漢宣帝元
康四年罕开注同上神爵元年折支禹貢蔡氏集傳曰
折支在河關西千餘里西方戎落也王肅曰河關縣屬
金城郡去卑右賢王之呼厨泉南單于王名即前趙
主劉元海叔祖也正始三國魏質實江統陳留圉人
主曹芳年號士思懷土之思質實留圉人

關中

以成都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顯為鎮西將軍鎮

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
后出之又以顯鎮關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
得鎮關中顯安平獻王孚之孫也質實成都國名注見
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孫也質實漢帝玄更始元

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河間國名注見漢
帝玄更始二年閔中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安
平縣名注見漢
後主景耀三年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裴頠與賈模及張
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
而吾等專行之儻上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諸王方
疆朋黨各異恐一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
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
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
則天從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曰夕
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論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
后言禍福反以模為毀已而疎之模憂憤而卒頠雖
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頠拜尚書
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
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僕曰君不立雖
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帝為人慙驂嘗在華林園
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

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群下賈模
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
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
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尚書劉頠上
疏曰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
知所避夫君臣之分各有司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
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
者守文若張釋之執犯罪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
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自非
此類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矣乃非
詔即今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頠
薦平陽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
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
况可褰裳而戮之哉頠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集覽
廣城君
帝郭槐也賈后之母賈充之妻執犯罪之平事在漢文
帝三年斷郭解之獄事在漢武帝元朔二年戮丁公之
為注見漢光武建
武二年誅丁固
質實
華林園
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平陽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張華表字
逸民裴頡表字素靖敦煌人
銅駝注見太安元年

冬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廢太子適為庶人。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右為賈謚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虐由是名譽減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於宮中為市使人暑酷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菜籃子雞麪等物而收其利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中舍人杜錫每盡忠諫勸太子脩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知賈謚侍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謚諧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
不如早圖之
后乃宣揚太子之時朝野咸知詐為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太子短又詐

后有害太子之意左衛卒劉卞以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摧威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后頗聞之以卞為雍州刺史卞飲藥而死十二月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即潘岳作書草稱詔使速自了不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刻期兩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刻期兩發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頡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殺謝淑媛影臧尚皆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殺謝淑媛影亦集覽賈午賈后之妹不能假借之言不肯假借以尋卒辭色而媚之左衛卒晉武帝建東宮置衛卒

初曰中衛率後分爲左右衛率所類反或音朔律反
四率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黃磨外左右二率從挾
導輿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并帶刀執戟當陽注見孝
武帝太元十四年影滅尚太子三子之名影通閑反

質實 劉卞東平人

書法

廢適者賈后也不能辦其詐則罪固不在人矣綱目正本故
不書后廢至其殺之也則書后殺矣

庚申

永康元年春正月幽故太子適于許昌

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首辭班示公卿
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詔宮臣不得辭送江統等五
人送至伊水拜辭涕泣司隸收**質實**許昌縣名注見漢
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集覽**尉氏

漢地志陳留尉氏縣按陳留今開封府是妖星晉天文
志妖星一曰彗星二曰彗星三曰天棓四曰地槍五曰天
一曰天棓七曰天衡八曰國星九曰昭明十曰獄漢十五
日旬始十六曰天錐十七曰地維十八曰蓬星十九曰長
庚二十年太白經天中台星拆中台星三台見注見唐高祖武
德九年太白經天中台星拆中台星三台見注見漢順帝陽嘉三
年台**質實**尉氏縣名注見漢桓帝建和元年

張華少子勸華遜位華曰
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書法

終綱目書雨血二漢惠帝四年是年書太白六
詳漢安帝永初六年而書晝見者二年是年五代
巳酉年未有一月之中異證並作如斯時者
也至若妖星見中台拊綱目各一書而已

發明

觀綱目所書天變如此讀者猶爲寒心孰謂張
華號爲傳洽乃欲靜以待之不知弒太后殺太
子靜邪否邪當時朝廷昏亂在位者初無足責獨一
張華似若可取乃不能聽其子建之言遜位而去未

幾逐赤其族
可哀也已

皇后殺故太子適

太子既廢衆情忿怒衛督司馬雅嘗給事東宮與殿中
 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右軍將軍趙王倫殿中
 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
 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善太
 子之廢皆倫云豫知之遂告通事令史張林使為內應將發
 秀言於倫倫然之遂告通事令史張林使為內應將發
 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
 明公素黨於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
 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深德明公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
 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豈徒免禍更可以得志
 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及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
 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
 殺之士猗姓名猗於宜反貪冒左傳成十三年諸侯
 之集覽借協音不借義謂象犯禮法而贖貨也

九子

發明

前日太子幽廢不書皇后者責晉朝公卿不能
 堅守正議竭力死爭也今此太子之死書皇后

殺者正名定罪首惡必有所歸也太子既廢不書曰
 庶人者不予賈后之廢也隨其事變而推衡之此固
 綱目書法之意也

夏四月朔日食○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
 司空張華僕射裴頡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趙王倫孫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
 稷為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
 不顧而出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謚等殺太
 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從命爵賜關中侯不從者
 誅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罔將百人排闥迎
 帝幸東堂召賈謚斬之遂廢后為庶人收趙粲賈午考
 竟召入座上以上皆夜入殿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
 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頡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二 晉書 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頡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曰卿欲害忠臣那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
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
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
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夷三族
家既若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
不從死倫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董猛孫慮程據等閹
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中孫秀等並據
於是倫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
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倫素庸愚復受制於秀秀為
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
故太子適位號立城為臨淮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
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倫欲收
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上以李重苟崧陸機為左右長史王
堪劉模為左右司馬束哲為記室荀崧陸機為左右參軍重
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
拜數日而卒倫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
墉

集覽

式乾之議去年召公卿入議於式乾殿束哲姓
名其先本自踈氏後避難除足姓束東書王反

扶曳受拜曳牽引也使人扶

管實

解結濟南人系之子
臨淮郡名注見新莽

天鳳元年東哲陽平元城人
荀崧穎川穎陰人或之玄孫

書法

皇后書弒恒也此其善殺何弒逆之賊也然則
曷為不書誅不以討予倫也其不以討予倫何

倫志將竊國則非義討矣張裴附賊后者則何以
書官不予倫之專殺也其書遂殺何殺后遂殺某
則其為后黨明矣故太子然後借以罪之者倫之本謀
也則不書詔復而繫之倫所以著倫志也綱目之旨深
矣終綱目皇太后弒書殺二是在年晉賈氏唐武宗寶應
元年張氏列國
之后不與焉

發明

賈氏有覆載不容之罪宜正其誅而止書曰殺
者不予司馬倫之討也倫為三子戕害國母而

不書弒者賈氏惡逆不得為主母也上書廢后殺大
臣下書復太子位號者明趙倫之亂因廢殺太子而
綱目也隨其輕重而裁酌之也

五月立臨淮王臧為皇太孫

綱目卷之二十二

書法 書太孫始此終綱目書太孫三晉司馬滅齊昭業唐重熙未有終立者也

○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趙王倫以允為惡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倫秀轉允為太尉

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遂帥國兵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於是從者甚眾遂圍相府

倫與戰屢敗死有千餘人允結陳於承華門前中書令陳准欲應允言於帝遣伏胤持白虎幡以解圍倫子汝

陰王虔在門下首陰與胤誓曰富貴當共之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胤因殺之坐允夷

滅者數千**集覽**白虎幡即騶虞幡也注見元康元年**質實**淮南郡名注見漢

趙王倫殺黃門郎潘岳衛尉石崇等

初孫秀嘗為小吏岳屢撻之崇之甥歐陽建素與倫有隙崇有愛妾綠珠秀求之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

崇兵建奉允為亂收之崇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岳母常請責岳曰

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遂皆族誅**集覽**乾沒史記張湯傳

廣曰隨勢浮沉也駟案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二說俱非

案乾音干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一說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

書法 賈黨也書殺書官何不予倫之專殺也

以齊王冏為平東將軍鎮許昌

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以為平東將軍出鎮許昌

趙王倫自加九錫

孫秀議加倫九錫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不聞

有九錫之命也張林欲殺之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乃止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莠及秀林

等官並居顯要倫及諸子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畧志趣乖異

互相憎疾秀子會形貌短陋如奴
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
集覽 荃芳無反狡黠
胡八 **質實** 九錫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河
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冬十一月立皇后羊氏

后尚書郎玄之
之女秀之黨也

前益州刺史趙廞反

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之
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
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厚遇李特兄弟以蜀人為爪牙特等
恃勢聚眾為盜勝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悞弱主不能
制客必為亂階使還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
文武千餘人迎勝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廞猶在
太城未去勝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構怨已深不如
留少城以觀其變撤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氏勝不從如
遣兵逆戰勝敗死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恂主簿
趙模曰今當速行助順討逆誰敢動者恂綠道停留比

酉辛

永寧元年春正月以張軌為涼州刺史

散騎常侍張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
為涼州時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以宋配沘瑗為謀主

至魚涪津已遇廞軍模白恂散財募兵以戰恂又不聽
象遂自潰廞殺之自稱益州牧置僚屬易守令李庠等
以四千騎歸廞廞委以心膂使 **集覽** 廞虛金反大長秋
招合六郡壯勇萬人以斷北道 **集覽** 廞虛金反大長秋
九年少城張儀既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唯西南北
三壁東即左城之西墉也容齋通筆曰晉益州刺史理
太城蜀郡太守理少城太城少城猶言大城小城耳案
益州古梁州也漢武改曰益州蜀郡隸焉太城今成都
府子城是注見少城秦氏底在秦州者曰秦氏風俗通
云氏本西南夷種也魚涪津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質實 一統志云少城在成都府子城西唯西南北之三
築少城容齋筆錄云晉益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
少城太城少城猶言大城小城耳太城即成都府子城
秦張儀所築謂之太城初儀屢築屢頽忽有大龜出
於江儀以問巫巫曰隨龜築之果功就故又稱龜城

悉討破之威著西土**集覽** 汜瑗姓名瑗音于願反汜**質實** 張軌烏

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趙王倫逼奪重綬備法駕入宮即位帝出居金墉城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為濮陽王殺之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守綱紀並為孝廉庶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集覽** 貂蟬侍中也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

貂尾為飾附蟬為文貂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蟬居高清潔飲露而不食此因物生義故以為冠飾漢輿服志惠文冠是一曰武弁又曰武冠計吏**質實** 金墉城注見二年見漢宣帝地節三年郡國上計

二年僕陽國名注見周安王五年**書法** 莽書自稱新皇帝矣於是復見終綱目稱皇帝書自者二而已漢孺子嬰初始二年是年莽託

銅匱倫託神語皆無故而然故書自

發明 觀趙王倫自稱皇帝之書與魏王曹丕稱皇帝何異觀倫遷帝于金墉城之書與曹操遷帝于

許何殊自前史以成敗論人故見於紀述者大相遼絕至綱目等而書之則凡纂弒之人其實一耳又豈有此是彼非之間哉噫

巴氏李特殺趙廞詔以羅尚為益州刺史

李庠驍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會庠勸廞稱尊號廞以庠大逆斬之復用李特為督將特怒廞遂殺之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初梁州刺史羅尚聞廞反表歎素非雄才敗亡可待詔拜尚益州刺史督廣漢太守辛冉等入蜀特聞之懼使弟驥迎獻珍玩尚悅以驥為騎督冉說尚曰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質實** 李特巴西宕渠人羅尚襄陽人憲之兄

書法 廞嘗書反矣曷為不以誅書特私也初李庠勸稱尊號廞託大義斬庠特於是怨廞殺之則是

復私怨而已矣故歐雖書
反綱目終不以討予特也

三月齊王罔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齊王罔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及新野公歆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誅及三族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仗順討逆百姓必不召自至穎從之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歆得罔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疆齊疎而弱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疆弱之有歆乃從罔顥初用長史李含謀執罔使遣張方將兵助倫及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倫秀聞兵起大懼遣孫輔張泓司馬雅帥兵拒罔秀子會及士猗許超率兵拒穎

實 新野縣名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朝歌郡名注見秦王政七年

閏月朔日食○自正月至于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書法 嘗書熒惑歲星逆行矣詳景帝二年又嘗書五星逆行矣景帝後三年然皆有定所也未有縱

橫經天歷數月而未已者自是以後王室相屠天下大亂懷慙播蕩神州陸沉此其應矣終綱目星變書經天二年是年唐高祖武德九年縱橫無常則一而已

發明 春秋書星變多矣未有如是之甚者夫上天仁不應于下前日中台星拆張華等不知變計皆赤其機今禍亂已極於是天變若此既而諸玉互相魚肉胡虜乘之亦互相吞食中原塗炭懷慙象塵兵禍不已自春秋已來亦未有如是之慘者此皆五星縱橫之應也綱目揭而書之在晉固無可救之理抑亦警告來世也歟

○夏四月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與

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考異** 提要兵字下有 **考證** 擊當作討

張弘等與齊王罔戰於穎上屢破之弘攻罔營罔出兵擊破其別將弘等乃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為孫會

上荷許超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荷超會皆持節由是軍政不一且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溴水會等大敗穎乘勝長驅濟河自罔等起兵百官軍士皆欲誅倫秀及河北軍敗左衛將軍王興帥營兵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秀於中書省斬之使黃門將倫還第迎帝于金墉城自端門入升殿群臣頓首謝罪分遣使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其子誅之凡百官為倫所拜者皆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穎顯皆至洛陽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人

集覽

溴水春秋襄十六年會于溴梁注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溴古閭反又公

質實

一統志云穎上穎水之上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四十里源出陽乾山流入鈞州界按穎水有三

源此為左源出少室山為中源出少室山南溪為右源溴水在懷慶府濟源縣其源有二一出崧山俗呼為白澗水春秋襄公會諸侯於溴梁即此一出崧山俗呼為白澗陽城西南山一出陽城南溪俱東南流與隴水合又東南至温縣入于黃河

書法

終綱目廢帝書復位四晉惠帝安帝唐中宗昭宗

六月以齊王罔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間

王顯為太尉各還鎮

齊王罔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詔以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為

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河間王顯為侍中太尉常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進新野

公歆爵為王齊成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八人武彊森列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歆說罔奪穎

兵權又亦勸穎圖罔聞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選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

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罔功德宜委以萬機即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罔辟劉殷為

軍諮祭酒曹攄為記室江統苟晞參軍事張翰孫惠為掾顧榮王豹為主簿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人以

穀帛遺之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及長傳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穎然

而不可侵也。問以何勗為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旗等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穎至鄴。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乞運河北。卽閣米。以振陽翟饑。民歛祭黃橋。戰士旌顯其家。皆盧志之謀也。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馬初問疑中書。卽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穎為辨。理得免。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戴淵。以中國多難。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集覽。及史官書策。備賜威儀之物。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法書時事也。張翰。翰音寒平。園周氏曰。張翰之翰。人皆循習讀作去聲。不知張字季鷹。則翰為羽翰。明矣。調儻卓異也。個本質實。劉殷。新興人。曹摅。譙國人。張翰。吳郡人。作做他歷反。孫惠。吳郡富陽人。儼之子。顧榮。吳郡人。雍之子。穆之孫。陽翟。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九年。平原。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清河。郡名。注見漢安帝建元元年。廿陵。戴淵。廣陵人。

冬十月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初朝廷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畧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畧遣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趙廠者。將加功賞。辛冉欲以為己功。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督流民。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求停至冬。辛冉及捷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設關搜索。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之。辛冉又分榜募特兄弟。特取以歸。與弟驥改之。為募六郡豪傑。侯王一首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愈衆。旬日間至二萬人。後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尚許之。式還謂特曰。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非尚所能制。宜為備。特從之。與弟流分二營。繕甲治兵。以待至是。冉苾帥步騎二萬襲特營。特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於是流民推特行。鏡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驥皆驍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冉出戰。屢敗。奔德陽。特入據郡。進攻成都。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為特所敗。

戊壬

乃阻長圍緣即水作營連延七百里
集覽 即水即音皮
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今成都府有即縣
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杜預益州記二江者即江

流江也
質實 捷為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廣漢郡名注見漢

成帝鴻嘉三年德陽縣名注見漢獻帝建
安十九年梁州注見周報王四年漢中

太安元年夏河間王顥遣兵討李特不克 **考異** 討當

河間王顥遣督護衙博討李特軍于梓潼朝廷復以張

微為廣漢太守軍于德陽特使其子焉等敗博兵博走

衆降特自稱大 **集覽** 衙博 裴穆公子食采於 **質實** 梓潼

將軍益州牧 **注見漢獻帝** 建安十八年

立清河王覃為皇太子

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

勢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為皇太子

以冏為太子太師東海 **質實** 東海郡名注見

秋八月廣漢太守張微討李特敗死羅尚擊之亦敗 **考異**

討當

張微擊破特兵進攻其營李湧引兵救之遂破微兵殺

之李驤軍毗橋羅尚遣軍擊之屢為所敗驤遂進攻成

都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 **質實** 李驤

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 **質實** 涪人

冬十二月河間王顥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齊王冏驕奢擅權起府第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

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

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

而兆矣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

舉不均嬖寵用事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曰大王安不

慮危燕樂過度一失也宗室骨肉互相疑貳二失也蠻

夷不靜不以為意三失也百姓困窮不聞賑救四失也

義兵有功久未論賞五失也孫惠亦上書曰天下有五

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
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疆四難也興復
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
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
可而謂之可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
委重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羨於前矣罔不
能用惠辭疾去罔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
曰物禁太甚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
者也罔不聽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
蓴羹鱸魚膾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即引去榮
故酣飲不省府事以廢職徒為中書侍郎頴川處士庾
衣聞罔暮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
於林慮山中王豹致牋於罔曰河間成都新野三王以
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挾震主之威
獨據京都專執大權未見其福也請悉遣王侯之國依
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王自為南州伯治
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長沙王又見豹牋
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乃鞭殺之
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罔以河間
王願本附趙王倫恨之願長史李舍因說願曰成都王

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
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
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
願從之願表陳罔罪請長沙王又廢罔以頴輔政遂舉
兵遣李含張方等趨洛陽十二月顯表至罔大懼會百
官議之尚書令王戎曰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
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罔從事中郎葛旼怒曰漢魏以
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
戎偽藥發墮廁得免李含屯陰盤張方軍新安檄又使
討罔罔遣董艾襲之以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
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
群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罔衆大敗執罔斬之同黨皆
夷三族舍等引兵還長安又雖集覽存不忘亡易之善
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頴戒易乾卦元之為
言也知存而不知亡知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
乎伊川傳曰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存亡之理也
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金墉去
趙王倫遷帝于金墉城頴上去年齊王罔討趙王倫於
頴上屢為倫將張泓所破黃橋去年成都王頴討趙王
倫至黃橋為倫將孫會等所敗三臺案漢制以尚書為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太伯注見三
國漢後主延熙十五年太伯順父之志子臧注見梁武
帝中大通三年子臧之節菰菜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
尊羨尊殊倫反水葵也生水中葉似鳧莖採莖可取三
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名曰絲尊九月至十月漸粗在
泥中名曰瑰尊以五味和煮為羹鱸魚繪鱸魚巨口細
鱗松江之鱸也記少儀曰聶而切之為鱸注聶之言牒
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繪依周召之法周成王
時周召分陝為伯公羊傳隱五年天子之相則何以三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
乎內銅駝史記注始皇所鑄銅索駝在宮城西掖門外
三國魏明帝自長安徙至洛陽宮門前至晉成帝咸康
二年趙王石質實嵇紹人康之子穎川郡名注見漢
虎徙於鄴建寧二年陰盤地名未詳處所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
元年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宛縣名注見周
赧王七年

書法

問驕奢廢朝則有罪矣其書殺何顯私也罔以
顯意初欲附倫恨之正也顯遂懼偏使又殺罔

則私矣罔目書殺所以
著骨肉相屠之禍也

發明

齊王驕奢擅權自取亡滅顯不守藩國稱兵樂
禍人為人所使殺戮輔臣直書于冊舉皆罪也

陳留王曹奐卒晉人葬之謚曰魏元皇帝

考異

提要上無
陳留王三

字下無晉人止
皇帝一十字

考證

謚曰以下當分註
謹按凡例曰凡

註其謚魏主奐雖非正統亦鈞於被廢
而死者大書其謚不合正例故當分註

書法

卒國城之主七山陽公安樂公劉禪歸命侯孫

皓陳留王陳叔寶揚溥惟鄴公書薨父而後卒者無
如陳留也魏葬漢孝獻皇帝書魏漢篇也此晉篇也

復書晉人葬之何子晉人也綱目予存厚苟有禮於
先代必以國書之故魏葬漢獻帝書魏晉葬陳留書

晉陳葬梁孝元書陳石晉葬故唐主書晉皆予之也
然則孝獻皇帝不書謚曰此其書謚曰何所以重予

晉也世道日降晉以後國滅之主無不弒
者甚則至滅其族矣唯唐於鄴公其庶乎

鮮卑宇文部圍棘城慕容廆擊破之

考異

提要鮮上有

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
案簿書終始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
清**集覽**慕輿代北復姓或云即慕容
氏後訛轉為慕輿耳恐非

癸亥
二年春二月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眾

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以少城
降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境內改元建
初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疑於特特分流民於諸塢就
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
守以備不虞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
疑忌使離叛乎朝廷遣荆州刺史宗岱等帥水軍三
萬救尚軍勢益盛諸塢皆有二志任毅言於尚曰特散
眾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
發內外擊之破之少矣二月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
之特兵大敗斬特傳首洛陽李流及蕩雄收餘眾還保
赤祖流自稱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尚遣督護何
中攻流流大破之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護何

牙而死流以宗岱將至甚懼欲降李驥及特于雄迭諫
不納雄乃誘說流民與襲擊東軍大破之會岱卒軍退
流甚慙由是奇雄
集覽蕩雄李
才軍事悉以任之
質實蜀郡注見漢後主
地名未詳處所

夏五月義陽蠻張昌反詔以劉弘都督荆州軍事

新野王歆督荆州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
黨數千人欲為亂會州以詔發武勇討李流民憚遠征
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郡界停五日者二千石
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
為盜張昌因此誑惑百姓諸流民避戍後多往從之江
夏太守弓欽討之不勝犇武昌昌遂據江夏得山都縣
吏丘沈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主而自為
相國建元神鳳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之旬月間眾至
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髯昌至樊城欲出拒之眾潰
為昌所殺詔以荆州刺史劉弘代歆為鎮南將軍督荆
州軍弘以南蠻長史廬江陶侃為大都護克衙
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昌攻之

集覽

帥官戰

也名質實新野郡名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義陽郡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山都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廬江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廬江郡名注見漢景帝四年

李雄攻陷郫城

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遂取郫城秋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荆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衆饑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西參軍徐肇說羅尚求守汶山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不許肇怒出降於流說長集覽涪陵今涪州是涪水自生使給流軍糧流軍復振思州之上費溪發源經黔州既與施州江會流又經彭水武德二縣凡五百里與蜀江會於涪水之東又涪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青城山在今成都路永康軍青城縣北三十二里王匱經云黃帝封為五嶽丈人一月之內群嶽再朝山上客流泉懸澗一日三時灑落謂之潮泉杜甫詩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愛丈人山梯近幽意汶山注見漢明帝永平質實秦始置郫縣隸蜀郡漢以後並因之隋十七年

大業初縣省尋復置唐因之垂拱初析成都置犀浦縣宋省犀浦入焉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成都府涪陵漢之縣名屬巴郡蜀漢置涪陵郡於此隋初廢郡以縣屬渝州唐置涪州宋以温山縣省入之元復舊治本朝因之屬重慶府青城山在成都府灌縣西南五十里唐杜光庭記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山乃第一峯也前號青城峯後名大面山山有七十二小洞應七十二候有八大洞應八節道書以此山為第五洞天乃神仙都會之府

秋七月劉弘遣陶侃討張昌昌走衆降別將石冰據臨淮

不下考異

討當作擊

張昌黨石冰寇楊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之破江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於是荆江揚豫徐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禁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劉弘遣陶侃等攻昌于竟陵大破之昌逃于下雋山其衆悉降惟石冰尚據臨淮。初侃少孤貧為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見而異之命其子與結交後察

孝廉至洛陽即中令楊暉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既
 克張昌劉弘謂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後當居其處
 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詔許
 之弘叙功詮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表皮初補襄
 陽太守朝廷以初望淺更用弘婿夏侯陟弘下教曰夫
 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
 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
 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
 刑省賦公私給

集覽 下雋長沙郡邑名雋祖充反督郵
 足百姓賦愛之私給

羊公僕射 吾昔為羊公參軍今按羊公謂羊祜也
 羊玄之

正誤 祜嘗都督荆州軍事鎮襄陽至是劉弘
 亦以荆州刺史都督荆州軍事故弘謂羊公之

言驗也羊玄之謂惠帝羊右之父不官荆州

管實 竟陵

郡名注見元帝建武元年一統志云下雋漢之縣名屬
 長沙郡晉因之梁改置上雋郡陳改為雋州隋廢入蒲
 圻縣唐改為唐牟縣五代楊吳改崇陽縣宋元仍舊
 本朝改屬武昌府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

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反九月帝自將討穎顥將張方

入城大掠

河間王顥初用李含計欲俟齊王冏殺長沙王又而討
 之遂廢帝立成都王穎以已為相既而不如所謀穎亦
 恃功驕奢百度廢弛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與顥共
 攻入盧志諫曰公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閩外
 文服入朝此伯主之事也參軍邵續諫曰人有兄弟如
 左右手今公欲當天之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
 不聽與顥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僕射羊玄之等詔曰穎
 商專擅朝政請遣又還國誅玄之等詔曰穎顥敢舉兵
 向關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其以七萬東趨洛陽穎引
 諸軍事顥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東趨洛陽穎引
 兵屯朝歌以陸機為前鋒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超等軍
 二十餘萬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
 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
 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帝如十三里橋又使皇甫商
 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方襲敗之帝軍于芒山羊玄
 之憂懼而卒帝遂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
 掠死者

集覽 首鼠兩端西漢灌夫傳首鼠兩端注顏師
 古曰鼠行一前一卻也陸佃云鼠性疑出

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又東漢鄧訓傳首施
兩端顏師古曰首施猶言首鼠宜陽注見周安王十一
年芒山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北

書法

顯穎表又專朝與前表罔一也此則曷為書反
又雖專政非罔比也而輒舉兵是反而已矣故

書

發明

典午之亂諸王更相屠戮未有明其孰是孰非
者顯穎舉兵自晉紀觀之則曰河間王顯成

王穎舉兵討長沙王又自通鑑觀之則曰顯起兵討
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皆未有明言二

人之反者今綱目大書顯穎之反畧不少恕何哉顯
初用李含計欲俟罔殺又而討之遂廢帝立穎是顯

有無君之心而穎亦預聞者也今又舉兵向關至犯
乘輿殺忠義之士是非反而何直筆書之蓋亦核其

實耳然大亂之世真贗不分玉石無別故前使承託
襲件不能指名其罪後人觀之亦不能辨不有君子託

推原是否則悠悠千載孰能明之嗚呼此
綱目之所以為綱目有功於斯世也歟

李流死雄代領其衆考異

雄上漏李字

李流疾篤謂諸將曰前軍英武殆天所相
可共受事流卒衆推雄為益州牧治郫城

冬十月長沙王又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

帝自緹氏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帝與機戰
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戰於馬以突咸陳

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
之不流物宦人孟玖有寵於穎玖欲用其父為郫郫令

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
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為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

其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
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及戰超不受機

節度輕兵獨戰敗沒玖疑機殺之讚於穎曰機有二心
於長沙牽秀等素諂事玖相與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

收機機聞秀至釋戎衣著白帟與秀相見為機辭穎既
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雲及拯

下獄記室江統蔡克等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之色
致扶穎入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蹀骨見

致扶穎入催令殺雲夷三族獄吏掠拯數百兩蹀骨見

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何不愛身乎拯仰天嘆曰陸君兄弟世之奇才吾豈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政等令獄吏詐為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請微明拯冤拯嘗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為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致又殺之君

集覽

十一月長沙王又奉帝討張方不克穎進兵逼京師詔雍

州刺史劉沈討颯

州刺史劉沈討颯

長沙王又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利穎進逼京師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票騎主簿祖逖言於又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襲顛顛窘急必詔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奉詔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

集覽

窮蹙

窮蹙

迫也

質實

洛城

注

王六年祖逖范陽人劉沈薊人

十二月議郎周玘等起兵攻石冰

考異

此與前條劉弘遣陶侃討張昌亦當作討

書擊誤

議郎周玘等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傳檄州郡發水所署將吏於是前侍御

史賀循廬江內史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兵以應
將軍劉準不知所為廣陵度支陳敏統眾在壽春謂準
曰此等以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勢易離請
為公破之準
乃益敏兵
獻帝興平二年金陵葛
洪句容人玄之從孫

集覽

質實

里反去
吳興郡名注見宋明帝泰
始二年丹陽郡名注見漢

西公
閏月李雄攻走羅尚遂入成都。封鮮卑段務勿塵為遼

幽州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
務勿塵一女妻宇文蘇恕延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
浚沈之子也
質實 王浚晉
陽人

子甲

求興元年 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太宗李雄
春正月 尚書令樂廣卒

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又頽入京師自為丞相尋還
鎮鄴
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諧諸太尉又猶疑之廣以憂卒
動徐曰廣豈以三男易一女哉

又屢破頽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士卒
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
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又啓帝下詔免官置金
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威悔之更謀劫
出又以拒頽越懼遣人密告張方方多殺之方軍士亦
為流涕頽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頽為丞相越守尚
書令頽遣石超等帥兵屯十二城門殿
中宿所忌者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

發明

張方助顯為逆大掠京城親與乘輿拒戰綱目
前已書又奉帝討方則其逆甚明今雖頽兵

進逼京師在臣子猶當相與堅守以待外援况力尚
未屈越乃遽自改圖然則非特頽反越亦反也書越
使張方殺又曰使則越之罪益明矣况頽因以入京
自為丞相者乎入者不順之詞自為者無君之事

雍州刺史劉沈及顯戰敗死之

顯頓軍于鄭為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退入長安急召張
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沈渡渭而軍與顯
戰顯屢敗沈使衙門力戰至顯帳下沈兵來進顯黨張
輔見其無繼橫擊之殺博君及澹沈兵遂敗沈南走獲
之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疆弱以苟全
惠投袂之日期之必死沈畫計顯執而詰之光曰劉雍
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集覽投袂猶言拂袖也
左傳日顯壯之表為右衛司馬宣十四年楚子聞之投
袂而起注聞無畏為宋所殺振其衣袖而起菹菹之戮
其甘如齊菹醢注見漢文帝六年齊禮反草名廣韻
甘菜也淮南子曰齊水菜冬水而生夏土而死其枝葉
細靡謂之靡草詩却風谷風篇誰謂荼若其甘如齊箋
云菹菜名今野苦苣也茶誠苦矣而君子於質實一統
已之苦毒又甚於茶比方之茶則甘如齊也質實志云
鄭古邑名春秋時為鄭桓公封邑秦為縣漢以後因之
後周移於華州西南九里隋又移於華州城內故城在

開封府城東二百里渭水名注見漢高帝五年張韓
南陽人衡之後新平郡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
發明前書詔沈討顯則是奉命討罪名義甚正然已
無嫌於重復也

詔羅尚權統巴東三郡

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
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劉弘求糧弘以三萬斛給之
尚賴以存與願留為參軍弘奪其手板而遣之于時流
民在荆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大給其
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集覽江陽注見漢獻
帝建安十九年

二月頴廢皇后牟氏及太子輩

發明皇后天下之母也太子天下之本也頴
以人臣廢之可乎據事直書罪惡甚矣

廣陵度支陳敏及周玘擊石冰於建康斬之

廣陵度支陳敏及周玘擊石冰於建康斬之

水衆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嚮皆捷遂與玘合攻斬水楊
徐二州平玘及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敏
為廣陵國名注見漢武帝
陵相質實元朔五年陳敏郵易人

顯表頴為皇太子自為太宰雍州牧

書法

皇太子之名入綱目以來未有也頴廢太子意
猶太子也豈臣下所得表為之哉綱目上書頴廢太

子暉下書顯表頴為皇太子則顯頴之相表裏可見
矣交罪之也書皇太子始此終綱目書以爲皇太子
六成都王頴豫章王熾慕容冲唐頴王灑壽王桀南
唐景遂而即位者四辭
位者一景遂麻者一頴

發明

使頴當為太子耶必出於朝廷之命可也今書
顯表為之則其不當明矣下書自為太宰雍州

牧則顯之及叛無君是亦一趙王倫耳然則頴獨無
罪乎受其所立而安於其位又豈待賤絕而後見哉
雖然頴不難於廢皇太子何獨難於自為太宰而
必待於顯表耶亂臣賊子相為表裏自謂足以欺世

而不知衡鑑之下真偽曉然故前史稱顯請稱詔以
而此皆削之者所以核其實而定其名也嗚呼嚴矣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頴復皇后太子頴遣兵拒戰

蕩陰待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國考異提要以帝

入鄴

穎僭修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東海王越與右衛將
軍陳軫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穎石

超奔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
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

馬乎紹正色曰臣子苞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
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頴會群僚問計東安

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編素出迎請罪頴不從遣石
超率衆拒戰陳軫弟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

是不甚設備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頴中三矢
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

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幸其
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壘超奉帝幸其

營帝餞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挑穎迎帝入鄴改元建武
 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軫上官已奉
 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孫惠勸邀結藩方同樊王室
 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荀晞奔豫州
 都督范陽王虓虓集覽行在注見漢武帝天漢二年安
 以為兗州刺史

地志云七國魏邑秦昭王按寧新中更名安陽城今相
 州外城是也即今彰德府安陽縣屬魏郡括地志云蕩陰縣
 有蕩陰縣正義曰相州縣名屬魏郡括地志云蕩陰縣
 北過蕩河三十五里至相州案相州今彰德府是蕩陰亦
 作湯並音天即反六璽注見漢靈帝中平六年上官已
 上官復姓已其名也楚莊王少子為上官大夫其後以
 上虛交反質實傳蕭陽即此處戰國為魏寧新中邑秦
 更名安陽縣漢省入蕩陰縣晉始置安陽縣後魏併入
 蕩陰後復置後周自古鄴城移相州治此隋析置相縣
 尋併入馬唐宋元皆因舊本朝因之為彰德府治所
 仍屬馬蕩陰古地名即古之羗里地戰國為魏蕩陰地
 漢置蕩陰縣屬河內郡後魏省隋於縣東十里置湯
 陰縣屬汲郡尋省入安陽後復分安陽置湯源縣大業

初省唐初復置湯源縣屬衛州貞觀初改湯陰縣屬相
 州宋宣和初改屬濬州後仍舊屬金屬彰德府元不改
 本朝因之改屬彰德府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郊縣

書法

征者何上伐下之辭也長沙王又書討此其不
 書討何越非能討者也蕩陰之敗緒紹死之越

走歸國仗義何有馬故奉其主一也司馬昭曲在已
 則書攻東海王越非能討則書征必若長沙王入而
 後得書討凡書奉帝奉其主皆事不在其上也

發明

越前殺又助穎今乃奉帝征之果何所義而綱
 目書之畧無貶詞者仗順討逆不責其前日之

罪也至於蕩陰敗績緒紹召詰行在猶能正色死節
 越謀人之軍師敗不能死乃奉身鼠竄果何義邪上
 書越奉帝征穎則見越委棄乘輿逃難苟免昧於主辱臣死之
 歸國則見越委棄乘輿逃難苟免昧於主辱臣死之
 義其罪皆不言自見矣

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廩公騰起兵討穎

初三王之討趙王倫也王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起三王召募頴陰圖之不克至是又稱詔徵之浚遂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末及騰州刺史東嬴公騰同起兵討頴穎遣石超擊之騰越之弟也

集覽 鮮卑段務勿塵段姓也名務勿塵遼西鮮卑胡檀石槐之後烏桓羯末羯末人名也遼西烏桓胡種東嬴公騰騰名也封東嬴公史昭曰

質實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見齊明帝

東嬴者晉宗室之疎屬

建武三年

發明 王浚身擁疆兵當朝廷傾覆之時坐視不救其罪大矣今頴穎稱詔召之始不得已而舉兵然綱目乃予其討頴者何哉頴反逆唱亂傾陷宗室天子不能正諸侯不能討浚雖有罪然能仗義興師則君子固不得不予之蓋予浚所以誅頴也其旨嚴矣

八月頴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頴怨東安王繇前議殺之繇兄子琅邪王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識量清遠以朝廷

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北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

集覽 舍長官舍如字

正誤 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今止也長展兩反

按舍長句絕二字防見史記孟

嘗君傳官字屬下句猶言官司官法也舍長舍中之長相稱常人之辭宋典詭稱琅邪王為舍長以感津吏也

又魏畧劉備使劉封挑戰詈曰賣履舍

質實 東安郡名長而使假子拒汝公邪亦相輕之辭

質實 注見元康

元年王導琅邪臨沂人河陽縣

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孟津

發明 書睿走歸國與越走歸國何異然則睿亦乘輿邪口上書穎殺東安王繇下書睿走歸國則見睿迫於逃死非越之比此屬辭比事之意也

前有正議穎不惟不能從又追怨而殺之死不以罪

故不去其官

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劉淵自稱大單于

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劉淵自稱大單于

初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
 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遊
 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
 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
 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
 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
 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
 與謀椎淵為大軍下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
 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
 言助穎實欲叛之及幽并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
 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
 穎曰吾欲奉乘輿還洛陽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何如
 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王浚
 豎子東羸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但殿下發鄴宮
 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
 也願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為殿下一部摧東羸三
 部梟王浚二賢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
 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
 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

集覽

編戶編排也史炤曰編戶者謂五
 次民籍也呼韓邪注見漢宣帝五

鳳元年呼延攸匈奴名也復姓呼延氏本曰呼衍後入
 中國語轉衍為延耳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離石
 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索隱曰離石在上黨郡地
 志屬西河郡括地志云離石今石州所理縣也
 爾朱兆於赤洪嶺北齊大破質實鄴縣名注見漢獻帝建
 巨漢之縣名屬西河郡晉改為西河國後趙改為樂石
 郡後魏廢為離石鎮後周改為石州隋改為離石郡唐
 復為石州後改為昌化郡宋元
 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太原府

發明 劉淵何以不書反晉氏不審華戎之辨置之內
 地今骨肉相殘帝室傾覆醜類乘時竊發固非
 彼敢於猾夏也晉自使
 之然耳是以書法如此

幽并兵至鄴穎奉帝還洛陽浚大掠鄴中而還 **考異**

兵上提要

有州字
 奉作以

王浚東羸公騰合兵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鄴中傳
 潰穎將數千騎奉帝御犢車南奔倉卒無齎中黃門被

囊中齋私錢二千詔貸之於道中買飯食以瓦盆至溫
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張方迎帝還宮
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浚入鄭暴掠復還薊劉淵聞穎
去鄭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之有
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
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後呼韓
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為援柰何擊之淵
曰善大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
首曰非也平棘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犢車犢牛子
所及也也以駕車無齊齊賤西反備也裝也玉篇
曰齋行道所用也詔貸之粟漢武帝時縣官無錢從民
貳焉注見漢德友從人求物也溫注見周報王二十九
年劉淵注見漢實桓俱東胡種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
王劉邦元年年十五

書法 大掠而還何罪浚也成師討賊賊未討而遽還
兵討穎則具其官大掠則不得為義舉矣故綱目於起
掠而還則斥其名

發明

浚前未減其罪者為急於討穎故也今乃縱其
暴如此則不可赦矣故特書大掠以罪之耳

冬十月李雄自稱成都王

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長生不
可雄遂即王位約法七章以叔父驥為太傅兄始為太
保李離為太尉李國為太宰以國驥有
知謀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

劉淵自稱漢王

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淵謂群臣曰昔漢
有天下火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
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依高祖稱漢王尊安樂公
禪為孝懷皇帝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
後部人陳元達為黃門郎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
不就元達少有志操淵嘗招之不答及淵為王或謂曰
君其懼乎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
徵之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
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
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亮與眾不群好讀書善屬文鐵

晉書卷之九十七 晉書卷之九十七 晉書卷之九十七

厚一寸射而洞之劉聰重之
以為漢世祖魏武帝之流
奏草之章檢不令人知儀觀
觀去聲拓落高亮史焯釋文曰拓落豁達之儀形神觀也
貌明之

發明

鳴呼此夷狄稱王稱帝之始夫春秋謹華夷之
辨吳楚徐越上世皆有顯功通乎周室本皆華
夏之諸侯也聖人以其不循分守或僭號稱王
以夷狄待之其見于經或稱以子或不率其國
其州未嘗以其稱王而遂王也中國之變於夷
聖人之書法猶謹之如此矧本夷狄稱帝而僭
吾中國之大號所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者哉
本匈奴也入我中華僭我大號今日以漢王書
日又以皇帝書之春秋書法豈若是哉愚嘗因
盛衰之故而嘆世道升降之幾自古夷狄為中
莫甚於犬戎之弑幽王也然旋即遠遁未有據
之地臣中國之人僭中國之號而至于數十年之
哉者有之始自劉淵馬原其所以致此者豈夷狄
哉中國之人有以感召之也昔平王之東遷卒有

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後至魯僖之時秦晉果遷陸渾之戎于此嗚呼既為
沮澤潦水自歸既為夷俗戎狄自至氣類之相感
聲之相召有由然矣當漢明帝時無故以夢寐恍
之思遣還荒絕漠之使迎胡鬼致胡書構帝王之宮
以居之屈帝王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帝王之宮
不止被髮野祭而已也以夷召夷遂有五胡亂華之
禍濫觴於北朝之分治滔天於蒙古之混一而中華
之土地人民盡為胡有矣嗚呼不有聖人復生則
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幾何而不盡淪於夷哉
十一月張方遷帝於長安僕射荀藩立留臺於洛陽復皇
后羊氏

張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
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
妻畧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馬棧魏晉蓄積掃
地無遺方擁帝及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顯迎于霸上
以征西府為宮唯僕射荀藩及司隸劉駿等在洛
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復稱永安立羊后號東西臺

集覽

漢書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四
之上有流蘇之飾故曰流蘇武帳又案考索倦遊錄曰
盤線繪繡之毬五綵錯為之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又
折羽曰流蘇文選子虛賦蒙鵞蘇注曰析羽也學虞曰
流蘇者緝鳥尾而垂之若流然以其繁下垂故曰蘇
俗亦謂條頭繁為蘇又左思吳都賦張組帳構流蘇注
云組綉色也流蘇者五色羽飾惟而垂之也武帳注見
漢武帝元朔五年馬賤本名注見秦
鞍具也戰
他混反戰
質實 王政十二年見秦

十二月太宰顯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顯熾及吳王晏晏材庸下
熾冲素好學故太宰顯立之詔顯還第而以顯都督中
外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與顯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
政王衍為左僕射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令州郡蠲
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顯以四方幸離
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以太傅不受
質實 豫章郡名注見漢
武市元鼎五年

書法

顯穎自書舉兵反斥名而已太宰其自為也書
曰太宰顯何因其稱而稱之所以著其悖也至
伏誅則止稱河間王矣前書表穎為太弟則譏之此
書太弟穎是成之為太弟何也成之為太弟則譏之此
罪顯也表為太弟非
矣廢而更立甚哉

發明

顯穎反叛更相表裏晉室之亂所以不可解者
顯穎亦不顧義理而為之今穎勢窮顯又從而廢之在
顯穎本不足道也特書屢書始以著典午氏之亂而
已可勝
嘆哉

漢寇太原西河郡

漢王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
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
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
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塋之集覽 泫氏本
邑案并州今太原府是泫音胡犬反漢書地理志上黨
有泫氏縣顏師古曰泫水所出也凡縣言氏者皆謂因

州汾	後隋	介州	於郡	縣之	州之	州之
州廢	初復	山西	後魏	推南	而地	括地
以縣	為介	河郡	置蓋	廟有	立名	志名
屬汾	休縣	名注	州尋	在介	耳介	云古
州五	後於	見漢	廢之	山介	休漢	西河
代宋	於縣	安帝	五代	質實	西河	郡今
金元	置介	元初	宋金	一太	郡太	太原
俱仍	休郡	元仍	元仍	統原	府汾	州是
舊初	唐初	舊隋	舊隋	志云	州是	也後
改郡	改郡	本朝	本朝	注見	州是	州廢
為介	為介	朝改	朝改	齊明	州是	高汾
州	州	屬澤	屬澤	帝建	州是	州廢
		州唐	州唐	武三	州是	州廢
		初	初	年	州是	州廢
				黨	州是	州廢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七終

